知守齋集 八

諡狀
序
記
題
跋

雜著

兼八

知守齋集卷之十四目錄

諡狀

判敦寧府事致仕尹公陽來諡狀

工曹判書李公箕翊諡狀

議政府右議政閔公百祥諡狀

吏曹判書洪公受瀗諡狀

知守齋集卷之十四

諡狀

判敦寧府事致仕尹公諡狀

公諱陽來字季亨自號晦窩尹氏出坡平鼻祖莘達佐麗祖統三韓官太師自後文肅公瓘文康公彦頤文顯公珤累公累卿俱有名我 朝弘文館校理惇始顯又二代領議政仁鏡諡孝成於公爲六世高祖諱思欽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曾祖諱泳 世子翊衛司禦贈吏曹參判祖諱止善隱德不仕贈吏曹判書考諱理慶州府尹贈議政府左贊成妣贈貞敬

夫人興陽李氏判書培根之後處士義胤之女　顯
宗癸丑生公自幼聰穎俊發視瞻不凡性坦直不欺
未嘗以一毫隱長者篤於孝弟常侍贊成公側承事
服勤如成人學書不煩訓督文義日進所製詩文多
驚人記性又絕人嘗與仲氏進士公肄業見其讀昌
黎南山詩一遍即背誦不錯一字然而公不有其能
益肆力不怠未離童丱博通經史旁及諸家未弱冠
發解一等游庠塾輒居上游既而丁外艱哀毀過制
疾因劇捨外事潛居調息數歲始少安己卯中司馬
乙酉增廣會試擢一等揭曉日李夫人下世服闋始

赴戊子殿試選隸槐院爲濟原察訪尋病遞序遷著
作博士屢以假注書入侍次對耳聽手書記注如流
時稱飛注書薦堂后未及拜陞成均館典籍歷禮曹
兵曹佐郎司憲府持平侍講院司書選知製敎淸主
求見東國文大提學宋公相琦請選一代文士金公
楺李公宜顯李公縡尹公鳳朝等十數人同議抄輯
而公亦與焉轉文學旋移司諫院正言糾劾官邪無
所饒闒帥之媚權封已臺臣之猥玷不合守宰之防
納瞞報者並駁正之憲官執治豪譯家彩帳以大臣
謂其非禁條引避公請憲官出仕取其帳焚之掌令

徐命遇詆誣廟堂銓地公斥其巧憯壞亂狀請削黜
遞爲湖左京試官戒飭不靖試取公明南士久猶稱
道復歷持平掌令文學弼善獻納間爲京畿都事宗
簿司僕正以書狀官赴燕丙申春復命除潭陽府使
束猾字窮剗革弊政未幾以司諫召潭民逐里鐫頌
遺愛公還朝疏論湖南賑事宜亟列邑貢獻冗費過
濫宜令蠲減仍推諸路俾均實惠沿海穀屢移耽羅
所儲漸縮宜就最少處截留貢稅仍作糴糴且論更
變軍布改量土田爲祈永之本仍請敦召左贊成權
尙夏出入筵席裨補闕漏批旨採納遞爲輔德丁酉

上久違豫將臨浴溫泉而 東宮隨駕未有命公與諸僚求對 東宮請自內力請退又聯疏陳請于大朝以御史廉問嶺右方潦暑出沒海嶠不憚勞苦備陳簽丁隣族之弊田制紊亂之狀請亟釐正又陳鎭堡多近倭而邊將率用軍門久勤緩急未易得力宜依西北例以新進武弁有地望者差遣要處其餘條陳亦切實多被採施周流輔德執義司諫以前修撰洪萬遇誣詆遂菴權文純公論請削黜戊戌擢承旨遞爲兵曹參議除廣州府尹單心經畫兵民賴安訪丁丑圍城時效勞人後孫拔諸流丐授以厚廩

一城聳觀遞又拜承旨兵曹禮曹參議 肅廟昇遐方喪服制當一遵 大行遺意而人多疑事係剏始僚議亦難之而又方奔走 殯殿事公獨一意扛夯取朱子君臣服議及 肅廟時諸大臣儒臣所獻議參以 皇朝典禮及我國儒先諸說裁成節目以線經成服而視事用布帽袍帶一洗從前苧纓紙裹之陋者公實有力焉遞又爲諸曹參議承旨方大喪在殯無賴子投匭誣大臣語至凶公論奏付有司勘處辛丑拜忠淸道觀察使未辭陛以練主書寫勞進嘉善階時廟堂以淸州人李順章等掠取倉穀令並梟

示公查其實狀聞言擅入庫者雖犯重律而餘人之
以斗粟抵死甚非法意廟堂責以不奉成命拿問勘
罷頃之 王世弟冊封禮成特敘公爲刑曹參判差
奏請副使拓基以書狀隨之旣赴燕事機差互幾不
能諧終幸準請而使行纔發一鏡等凶黨已闖入充
滿粧噉虎龍上急書誣獄大張鍛錬無遺力旣用奉
使勞公亦進嘉義賚田民旋又搆誣栫棘公于甲山
拓基于東萊公卽日發行間關跋涉窮荒土屋不見
天日而處之逌然也隣邑士來請學者皆謝遣之閉
戸讀易四年如一日甲辰 景廟上陟公朝夕臨悲

慟不自勝乙巳改紀蒙宥除工曹參判移大司諫公上疏言鳳輝泰耉之罪有曰當國勢綴旒 儲位定號之日無一分愛戴之心而敢以忙急疑惑等說亂人心而搖國本者輝也搠出嫌字挑成禍機憸烈之獄恬不究治梁獄之說引以爲證使 殿下危疑而幾不得保誣衊而久不得雪者耉也此兩賊非巨魁而何噫 三宗血脉只有 殿下一人而奏請先來入京之明日陰嗾逆虎大起誣獄不道罔測之語至及於不敢言之地逆鏡又復肆然筆之於教文播示八方幸賴 祖宗之黙佑皇天之曆數使四賊雖未

能早下毒手而論其首尾排布則耉輝倡之於前鏡
虎實之於後巨魁之殲其可緩乎已而率兩司求對
請討鳳輝泰耉錫恒光佐泰億等罪 上只命追奪
泰耉官餘皆靳允會廟堂疑都憲金公有慶避事啓
罷其職年少臺官又頗以抉摘爲事公陳疏言風憲
之長見待自別而草記請罷竊爲事面惜之且言憲
府新啓諸武弁事之過仍請擇守令錮贓汚優批嘉
納大臣旣疑怒公而諸臺又相繼引嫌噴薄醜詆正
言尹心衡成震齡謂公當大論方張使多臺引避不
可無罰請罷旋敘出補寧越府使公不以譴斥自弛

悉心營職峽民多忽於祭先公作文以牖告之俗頗變邑多盜捕治甚嚴夜戶幾不閉樹碑清冷浦以表端廟遜外時遺蹟訪問嚴興道墓刻石以竪之丁未春游楓嶽投紱歸楊山先墓下尋以朝廷有大進退公亦以合啓事坐罷戊申亂起除安東府使時嶺賊猶未平人心疑懼公急於義死卽起赴任招集一境士民宣布恩德曉喩逆順涙隨言下聽者無不感泣洞開門閾以安反側亂定後卽棄歸自星公格罷已酉連除禮曹兵曹參判同知義禁皆辭旋拜咸鏡道觀察使時北路酷被水灾賑事方急嚴敎連下責

以往役旨意勤懇辭朝日面諭以今試北門意有所
在須體委任之意濟我塡壑之民也公聞命怵惕夙
夜憂勤殫心措畫竭誠賙賑一路無餓莩輿　王本
宮臨大川尤被圯齧以四千兩錢雇數萬飢丁築長
堤堤上植柳以防之又於都連浦環星壇而募民入
居給種糧助其耕耘賑旣訖乃刊布三綱行實警民
編等書以時訓諭採訪孝子烈女狀請旌褒課試儒
士鍊閱軍校以勸文武誘賣人口之爲一路巨弊者
嚴法以禁之絕戸久逋之害及鄰族者焚券而永蠲
之痛禁邊市之貨馬雖朝貴或不悅而不之顧瓜遞

爲漢城左尹副摠管敦寧都正李亨宗家人冒禁潛貨打禁吏公發吏捕其奴斃之杖下啓請亨宗罪命拿處削職都下爲之肅然時諸路大歉而畿甸爲甚遂以公爲京畿觀察使公隨便請得計口分賑屛簡騶卒躬審灾傷詳閱久獄悉即疏決按治豪惡民賴以蘇秩滿付西樞移都承旨政官以李玄輔承旨望互爭擬拔命入原單特書玄輔名以下公與諸僚啓言政官苟通塞失宜罪之可也今乃以堂堂人主之尊下行郎官之事恐未安仍繳還原單 上嘉之命原單留中遞拜戸曹刑曹參判除平安道觀察使有

諫官斥公耽酒 上旣責其不是而大臣知公必不
赴白 上而遞之由都承旨擢拜判尹兼知義禁遞
復拜遷刑判前承旨權孚從孫取身逼殺其妻成疑
獄公根究按治刑配取身以雪其妻誣寃雖僚議持
疑而亦不撓大臣率隷犯禁不少貸聽斷公明奸猾
自屏閭里翕然遞歷判尹兼籌司槐院提調除左參
賛差遠接使儐胡使有儒臣陳疏侵公盖有爲而發
也 上斥其過中復除刑判別諭隆重筵敎奬之以
清簡牢確遞爲判尹復拜平安觀察使公引前事連
章力辭嚴敎無虛日而公終不承命則 上命姑罷

職其明日復下教還授辭旨肅溫諭以必往之義仍
促命待曉辭朝公不得已勉赴又三疏祈免而終不
許玉堂吳彥冑等遇灾陳劄末言差遣公謂之束縛
驅策待藩臣不誠公又引義撕捱會客使又方至大
臣陳公病許遞拜工判諸兼帶如故時嶺人金聖鐸
以玉堂官上疏訟其師李玄逸玄逸卽已凶人上
疏誣 聖后者 上旣命拿鞫聖鐸又歷詢諸臣公
以知義禁對曰玄逸悖逆之罪寧有可生之道而當
時失刑變怪層生聖鐸乃敢疏救此一玄逸復出也
嚴鞫正法斷不可已仍以嚴堤坊鎮嶺俗之意反復

陳達 上嘉納有勳宰疏救聖鐸甚張皇公與諸僚聯疏言悖逆陰賊如玄逸而得保首領此是失刑之大者豈可以前者之失刑而便作今日之定案耶臣等按法之啓加刑之請盖出於秉彝之所同嫉王法之所不已不料倫紀名義之大關乃有此等歧議也又有一臺臣救聖鐸甚力而掇拾李載厚餘論攙及頃年搢紳疏公又陳章卞斥有曰玄逸之爲逆彼豈全昧而乃敢別引題外以爲網打善類援脫凶賊之計世道人心寧不寒心唯當獨抱弁髦之名義以俟百世之公眼而已秋特拜戶曹判書兼內局司僕提

調公之擬戶判已有年而及是受任數月頗著成效忽有臺官受人指以度支重任不由薦望中批特授爲未當 上旣嚴批斥之公議亦以爲駭而公力辭必遞乃已仍出郊寓並辭兼帶拜刑判又撕捱被譴罷旋敘復舊踐兼觀象監提調除慶尚道觀察使時嶺儒刱清陰書院于安東爲不逞輩所擅毀公自聖鐸出後深憂嶺俗異昔暋不畏法擬將痛繩以戒後行至嶺下嶺人趙重稷以臺職承召歷謁公問此事而以公之漫應爲簡已也遂肆口醜詆 上旣嚴斥之而又以嶺賑方急而公必不仍居特命內移除左

參贊是時公已令鎖致羣不逞於營獄方將嚴訊而
聞此報遂已嶺士咸憤恨於重稷之敗事也公直還
郊舍別諭勤摯趣還朝兼尨署掌樂院提調差 東
朝進宴廳提調事竣賜馬又爲刑判參贊差 溫陵
都監提調敘勞陞正憲命入侍敦勉令勿復退又拜
知義禁大司憲左參贊庚申春以 東朝尊崇都監
提調又賜馬時 上激惱於三司懲討之請遽下閉
閤釋位之敎公方爲都憲求對而未蒙許三上劄亦
未承批遂隨大臣諸臣排闥齊入號泣力諫而猶不
聽旋因 東朝諺敎命寢前後下敎拜左參贊兼都

摠管秋公適省墓未還因儒臣筵奏失實從縣道疏辨辭職別諭開釋命卽還朝而公猶未趍承因大臣言始命與他卿宰在外者同拿處旋改命罷職又旋敘除參贊兼掌樂院提調公留疏徑歸 上以不顧分義更命勘處就理未移晷特宥還職後日賓對又特召公慰勉懇摯且教曰予旣衰矣卿亦老矣卿之事予將幾何而每欲引退乎公對曰 聖教至此且臣年至只隔一歲敢不少留以答隆眷明年特擢判義禁府事辭批諭以漢帝拜卓茂之意兼典牲署提調時牲政甚壞 上特令公察視釐正公按籍閱圈

悉刷逋漏捐賸穀充原簿給養飼仍作定例至今恪
遵差樂器造成廳堂上又賜馬復歷參贊京尹除兵
曹判書不及拜以會任關北時徵事坐罷旋敘復拜
刑判參贊判義禁壬戌入耆社三上疏乞致仕優批
不許公雖不得已姑且低徊而自是非有大朝賀未
嘗赴班歷知中樞判敦寧甲子 上臨耆社推恩諸
老臣公亦進崇祿參 御宴將罷下敎乞言公以司
馬公仁明武三字推演而陳之 上稱善命諸老臣
輟饌賜樂回謝本所翌年夏享牲牛不準式公以牲
署提調與禮堂俱削職無何敘拜知樞時鳳輝等諸

賊臣懲討猶不舉吏判朴公弼周造朝袖劄申此義
上意頗開納而左相趙顯命上疏沮之朝紳齊憤
將聯章以辨而多畏縮退步者公慨然曰吾於世事
久已謝絕而此事關係至重乙巳未了之案今不可
不爲之整頓遂爲疏首 上震怒命下諸朝紳聯名
者五十七人于獄其夜並釋之而特削公職許朴公
退歸尋敘除知樞判敦寧氷庫提調公疏辭仍申休
退之請甚懇 上批以一向靳許有非禮待之意始
勉許該曹依例以奉朝賀下批丁卯以 東朝周甲
推恩 先朝侍從公又進秩輔國公少甚病中以調

養得宜漸就完復晚益視聽不甚衰神精尙旺辛未
秋微感彌留八月一日卒享年七十九時 東宮代
理輟朝巷市吊祭如例後數日 上始聞之震悼下
敎深示痛盡之意以不卽啓奏罪中官命官賻從厚
十月永窆于楊州洪福山下酉坐之原前夫人林川
趙氏司諫昌期之女後夫人高靈朴氏參奉昌瑞之
女俱無育取族子之彥爲後蔭仕縣監有二男二女
男長勉遠洗馬次勉憲文科正言女長適縣監金相
肅次適參奉李顯永公姿禀英達器度峻爽事親有
深愛贊成公久患痢公每嘗糞以驗加減旣革血指

以進之李夫人既老扶將起居展被褥滌厠牏罕用婢媵往往衣襪之屬手自紉縫如未嫁女子之侍側也居喪哀毁幾滅性三月只啜勺糜暑不脫絰𧝓雖甚疾朝夕饋奠未嘗不親喪餘雖盛寒必沐浴號慟如祖括時至大耋猶然生朝終日悲痛却酒饌遇時物不薦不食教後生詩經至蓼莪篇咽不能成聲以至爲先代飾墓營祠靡不盡誠事兄姊分甘濟匱俱必極力立朝則至誠奉公夷險一節言議素戒矯激而惟於斥邪枉扶名節則盖斤斤焉自在黌庠已如此前判書朴世堂以毁經侮聖被譴黜而其門徒投

疏營救則公率諸生抗章陳辨優批開納及處臺閣喉司隨地皆然觀於公乙巳之諫長一疏丙寅之搢紳聯章則首尾秉執之義斯可以瞭然矣戊申以後國勢益孤危而士類多自屏退則飭敎荐下往往有不敢聞者公雖怵迫義分黽勉趍命感激眷遇不忍便訣而未嘗一日忘退嘗謂士大夫以爵祿爲心則其他不足觀故自在庶僚不曾少屈己意及旣引年丙休遜牘屢上而不得請則移疾深居不入朝班者殆五六年 上亦知其難强而卒許之此又公去就之大致也其居官律己雖不欲爲厓岸谿刻而五任

外藩廐庫俱空家人內窘雖年位俱高而居處供奉無異寒士几案無一長物服乘每借於人謹於辭受有舊裨帥南閫以公方嫁孫女助數匹紬公責而還之爲政務持綱紀專用典故不喜建利興事惟以養民力節經費爲務守法不撓不威而畏秋曹京兆專管訟獄公之長兩府最久嘗以訟獄久則生姦按大獄多宿本司日不足則夜以繼之關節不行豪右帖息論近世居是任者必推公爲首公神采嚴毅不可以狎進而與人語誠意款洽不設畛域酒戸甚寬而非酬酢未嘗過醉每聞朝政闕失有時感慨泣下不

許雜人入門庭教子孫雖微眚細失峻責不饒戒勿
妄出入廣交遊嘗曰爲學不在他唯篤信古訓以身
體行而已甚嗜書未嘗一日去手晚年尤好朱子大
全綱目等書時常披讀爲詩文俱典雅精深筆亦遒
婉而公旣不以是自任世亦不以是處公至其特達
之材猷宏深之智慮臨事應變沛然無滯裁割劈畫
動中機宜則雖已畧試於內外而然特糟粕緒餘耳
尙何足以盡公之底蘊哉拓基少事公以父友及夫
隨鑣燕路躡塵朝行其所知公而服公者尤深每竊
謂誠於憂國孝友於家雖古人未易如公者顧今長

德日益渺然實不勝文子九原之慼謹撮家牒告于
太常以請易名之典

工曹判書李公謚狀

公諱箕翊字國弼系出璿源 中宗大王別子德陽
君靖僖公諱岐於公爲五世高祖諱宗麟豐山君曾
祖諱晬龜川君謚忠肅當光海朝倡諸宗上章極言
爾瞻罪惡比之莽賊謫南邊 仁廟靖社褒寵備至
祖諱烱胤蓬萊君考諱壂始離宗籍由文譜進嘗以
言官劾新相積至今誦其直官止知敦寧府事聘全
州崔氏判書來吉之女以 孝宗甲午生公天姿聰

頖甫學書讀輒成誦禮曹聚講諸教官學徒公朗誦范雎傳不錯一字禮判金公佐明擊節嗟異後又屢魁製講多被前輩激賞未弱冠出游庠塾持論公平人皆嘆服丁卯中司馬甲戌更化公以太學掌議倡諸儒手自搆疏仍爲疏頭痛卞尤菴宋文正公前後被誣狀又請並享於靜菴趙文正公道峰書院批以爲儒賢伸辨明白懇至仍許並享丙子除　泰陵參奉戊寅丁內艱服闋差國葬監造官陞六品拜掌樂院主簿遷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出爲富平縣監摘發奸吏所偸匿官錢以補勑需費大省而不及於民

德日益渺然實不勝文子九原之感謹撮家牒告于
太常以請易名之典

工曹判書李公諡狀

公諱箕翊字國弼系出璿源　中宗大王別子德陽
君靖僖公諱岐於公爲五世高祖諱宗麟豐山君曾
祖諱晬龜川君諡忠肅當光海朝倡諸宗上章極言
爾瞻罪惡比之莽賊謫南邊　仁廟靖社褒寵備至
祖諱烱胤蓬萊君考諱埈始離宗籍由文譜進嘗以
言官劾新相積至今誦其直官止知敦寧府事聘全
州崔氏判書來吉之女以　孝宗甲午生公天姿聰

頖甫學書讀輒成誦禮曹聚講諸敎官學徒公朗誦
范雎傳不錯一字禮判金公佐明擊節嗟異後又屢
魁製講多被前輩激賞未弱冠出游庠塾持論公平
人皆嘆服丁卯中司馬甲戌更化公以太學掌議倡
諸儒手自搆疏仍爲疏頭痛卞尤菴宋文正公前後
被誣狀又請並享於靜菴趙文正公道峰書院批以
爲儒賢伸辨明白懇至仍許並享丙子除 泰陵參
奉戊寅丁內艱服闋差國葬監造官陞六品拜掌樂
院主簿遷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出爲富平縣監摘
發奸吏所偸匿官錢以補勑需費大省而不及於民

民以大悅居數月遭外艱旣制除除翊衛司司禦轉翊衛復爲工曹佐郞除永同縣監宮房差人持公文來到托以折受混量民田威脅無已公旣論報營門而不見施則乃言于巡撫使曰巡撫雖掌戎政宮差恣奪民田使國家受其怨非小事也巡撫果以聞差人懼而跳去民情胥悅公爲政戢豪字弱祛瘼興儒監司宋正明狀褒以字惠剛明冠于一道另加褒賞以勵他人該曹請授準職士民立石頌之曰公明一心剛柔兩克莅民六載俱去百瘼云公至老猶不弛舉業屢危中而不利癸巳始擢增廣文科郞除禮曹

佐郎轉兵曹甲午拜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初登
筵席論西閫驟陞大臣持不可而公執奏剴切不少
撓同入諸臣咸歎美之上疏舉程子接賢之說衛武
譬御之箴以仰勉且請戒 聖疾之少愈溫批嘉納
又歷正言兵曹佐郎掌令獻納掌樂正丙申爲司諫
時遂菴權文純公以所著家禮源流序斥尹相拯背
師被嚴旨副提學鄭公澔上章極論亦遞罷正言趙
尙健疏請還收而特命削黜公卽詣臺請寢曰諫臣
疏避推源竭論足卞斯文之是非可伸一世之公議
而 殿下遽加威怒此何擧措噫公議不待於百年

是非難誣於一時雖以人主之尊亦不得威制臣恐輿論轉而益激鬧端終無止泊也時憲府已先有是啓而公又並發則人或慮致重譴而公不之顧曰今日處分大段過舉且係斯文大是非吾雖被罪其可嘿然乎是秋 上亟悔前事旣尊禮權文純進用鄭公如初公又拜司諫上疏言不遠而復 殿下今日之謂也噫粤自斯文之變一種附麗之徒前唱後應必欲角勝者久矣至於柳鳳輝鄭栻等堂劄而極矣掇拾倒戈師門之語巧作侵辱先正之資粧撰說去手脚難掩 三朝禮遇之先正公肆誣詆一代矜式

之儒賢肆然請罪士論齊憤久而益激不可不嚴加
懲討俞相基之遠配當時固已匪罪而諸臣今皆蒙
宥則相基之獨不免向隅者不亦矜悶乎末又以水
旱凶歉請省浮費退科期　上答曰嚴加懲討之說
處分固宜如此而臺閣之上亦必有公議故姑此遲
待俞相基令金吾放送下款事令該曹稟處鳳輝栻
旋因臺啓遠竄遞歷侍講院輔德司憲府執義擢拜
承政院同副承旨遞爲刑曹兵曹參議復拜承旨時
諸議請設庭試初試限千人試取公進曰初試之設
盖欲嚴科場而千人會試必有冒入其所不嚴反有

甚焉且議者欲令儒生自寫會試而科後必有囂囂
之言當此時竊恐欲除其獘而復生他獘也 上然
之大臣諸臣力陳而終不許是年大臣獨對後諸大
臣請對公同入侍繼陳 上候積年未寧今又承視
物漸昏之教不勝憂遑 王世子養德春宮四方延
頸雖無聽政之故事宜講參决之道況有唐時故事
祖宗朝已行之典依此處分豈非宗社之福耶
上曰予固已念之矣仍詢于大臣命考出 文宗時
實錄或請勿以向者筵說載之政院日記公驚曰此
大錯也乃與長僚陳疏畧曰伊日 聖教出於止慈

筵臣奏語出於爲國今使勿載日記有若秘諱者然
傳播之言將無所憑信指無謂有演小成大豈非大
可憂者大臣又劄請如公疏　上許之終使事實昭
揭羣疑渙釋樂禍之徒不能憑藉搆揑公之一疏之
力也歷掌隷院判决事司諫院大司諫再爲承旨出
爲江原道觀察使先是金城縣有盜警或傳其黨甚
多築山城聚據如赤眉黃巾之類朝廷頗加驚動公
鉤探其虛謊狀具聞于朝疏釋其横罹者朝議斥以
緩歇移捕廳秋曹按治而無所得一如公言東民尤
稱頌不已滿瓜例付西樞轉承旨大司諫時　上方

寢疾欲臨視延齡君初喪大臣諸宰三司盡日力爭而不能得公方入侍欲三司齊進合啓以爭之大臣亦挽止或以爲停朝日不可發啓公曰 上候若萬一添損其於 宗社何關係至重雖十啓不準請則不可止豈拘停朝之例乎遂卽發啓 上太息謂諸大臣曰三司發啓將不得遂意矣仍荅曰爲慮添傷如是陳請不得已勉從諸臣咸起拜曰能以一言回天今日始知三司之貴也移承旨歷戶曹參議又三爲承旨求外爲伊川府使辛丑入爲大司諫兵曹參議拜承旨以 世弟冊封時讀竹冊陞嘉善階旋遞

是冬一鏡等羣凶遽得志充滿逆宦妖婢締結凶徒謀危 東宮 慈聖下諺敎于大臣而相泰耆封還不宣布羣情惶惑公乃率諸宰侍從十六人上疏言交搆 兩殿謀危 東宮之變實古今所未見其締交陰秘之狀不可不明覈使中外曉然而不待究問徑施刑戮料結隱伏之情尚未盡彰宜命有司即速設鞫 春宮指擧宦竪辭意痛切則宮僚所當亟稟大朝以請嚴治而反以勿使外人知之等說游辭仰對少無驚動之意 慈聖初下之敎大臣格而封還終不黜宜以致羣心之惑竊不勝痛心惟益加敦

愛務盡慰安肅清宮禁嚴加隄防無使妖孼復萌以
基 宗社鞏固之業焉留中數月不報凶黨又起誣
獄屠摘將相諸人謂之討逆而陳賀公時尙帶軍銜
而不參人或怵以危言公但怡然一笑而已果被臺
論削奪屏居先壟下口不言時事若將終身甲辰冬
上章討逆鏡畧曰鍾巫蹀血等語實千古骨肉間大
變而教文疏章肆然引用厚誣 先朝顯逼 聖躬
而在廷諸臣無一人爲 殿下請誅者及今討復之
論方嚴春秋之義粗伸而喉院覆逆三司噤嘿賊鏡
之權重而 殿下之勢孤矣願亟遵 肅廟先囚嗣

基之例拿鞫賊鏡夬正國法仍治喉院三司背君黨逆之罪批以已爲處分乙巳改紀拜兵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又爲大司諫時討逆之論方張而未卽準公首倡伏閤之議率三司諸人三日六啓請鳳輝亟正邦刑泰耉錫恒追施孥籍光佐泰億姑先島棘臚陳罪犯辭意激切而終未蒙允遞歷兵曹禮曹參判同義禁轉大司諫憲臣成震齡言事忤旨斥補公疏請收還不納遞爲漢城府右尹大司諫戶曹參判都承旨爲刑曹參判有富譯挾重貲喪其繼子不以傳其孫而復養他子爲後公啓治其乖亂倫常欺慢國

家之罪閭巷莫不稱快丁未朝廷有大進退公亦以合啓事坐罷明年春逆變大起收敘屏退諸臣公亦除同知中樞府事歷左尹都摠府副摠管同知敦寧府事兵曹參判癸丑諸大臣以公年滿八十請超資
上以新有定式難之只陞嘉義丙辰金左相在魯又奏于 上曰李某年過八十已經大諫方伯且曾以廟薦再擬判尹如其踐歷雖特施恩典當爲聖世美事宋相寅明繼曰某之父年八十 先朝特爲加資今若父子俱以壽爵爲資憲則誠稀貴矣金公又言某是蓬萊君之孫龜川君之曾孫於 中廟爲六

代孫尤合有別恩 上曰當初持難盖重恩典今聞其爲龜川之曾孫 中廟之六代孫此爲可貴特授知中樞府事於公辭疏亦批以今玆陞擢追惟卿祖卿勿辭焉 上宣醞耆社諸臣於熙政堂特問公視聽齒牙及有子幾人及退命除曲拜及堦使掖隷扶掖仍賜虎皮令歸時藉轎賁異數也再爲知敦寧拜工曹判書自是疾益甚深居廢朝請已未六月十一日卒壽八十六訃聞輟朝市祭賻如儀八月窆于龍仁上東村寅坐之原夫人慶州崔氏觀察使商翼之女先沒而祔于左三男著遠著瑞著成五女婿金相

尹俞崇基朴弼傅羅瑞奎洪允輔金校理洪牧使內外孫曾及玄凡百餘人公禀質雍容秉心恬雅不喜浮誇不妄交游公故外杜門終日儉約以持身簡廉以居官服食皆尚樸素輿馬不以掛意見人困急必極意相濟雖疎賤亦然言議深戒矯激利害無或計較事有可言不避不撓知敦寧公早嬰奇疾謝官家居公自少侍湯憂遑數十年如一日不懈性旣篤勤文學而疊執刀圭未能專意夜雖誦讀而又恐貽擾則照火微吟隨分不廢事兩兄友一弟盡其誠推以及諸姪恩義周徧尤謹於奉先祿俸之入必先除祀

需而及於家人少嘗托人儲穀於圻庄則其人爲之
取殖而凶荒久逋欠歲稔將徵收者過百包公取其
劵燒之曰吾雖貧豈忍爲此婦翁崔公懸公之貧手
書劵予之以土田公力辭而不得則受而藏之久而
遂忘之也三十年後偶得其手劵於篋笥間其淡於
財利又如此丁戊以來憤切時象憂深 宗國草大
疏極言明逆順辨是非而人有以時義止之者雖不
果上而中夜不寐時或流涕公嘗誦子書若干篇八
大家累十篇唐律五十餘首年近九耋聰明不甚衰
猶能念記以消遣晚築室于廣州而疾病遲徊只自

號以市隱而有一絕曰浮榮終古夢非眞認得分明
有幾人賣卜君平能棄世山林豈獨可藏身公之素
志此可見矣公之擢銀臺也不佞直翰苑頻承謦咳
屢辱知奬仍以拜床下熟德儀者久矣今焉追思已
過四十餘年而公之聲光邈若隔世俯仰今昔有足
嘅惋謹就家牒采錄如右以告于太常

議政府右議政閔公謚狀

公諱百祥字履之其先驪興人高麗尙衣奉御稱道
之後自是簪組蟬聯我　朝有諱審言開城府留守
又七世諱機慶州府尹生諱光勳江原道觀察使於

公爲高祖曾祖諱維重驪陽府院君寔誕 仁顯王
后謚文貞與伯氏大司憲著重仲氏文忠公鼎重名
德始大顯模範一世祖諱鎭遠議政府左議政致仕
奉朝賀謚文忠與伯氏忠文公鎭厚紹承令聞爲士
林領袖考諱亨洙咸鏡道觀察使有公輔望 上亦
擬以大用未及而遽卒追贈議政府領議政妣龍仁
李氏牧使世恒之女從贈貞敬夫人以公貴也公以
肅廟辛卯生幼而警敏祖妣尹夫人取而鞠養文
忠公親授書及長俊爽異凡人見者皆期以遠到乙
卯中司馬庚申擢增廣文科被薦翰苑旋又命改薦

爲圈公亦被選而未赴試十二月遭觀察公憂先是觀察公與伯氏副率公昌洙議搆一疏極論壬獄本末將上之未果時一邊人又有抑勒觀察公語反證誣獄者觀察公未及卞而歿矣副率公遂上前疏未徹者以明之幾陷大禍甲子春公始服闋卽上疏追暴先志及伯父寃並及與時相酬酢事 上命焚其疏竄公南海四月放還明年敍陞副司果差文兼宣傳官六月差冬至使書狀官以情事未暴不膺命上特命罷職俄因正使趙公觀彬所達改命還差連下嚴教迫出之公以往役義重黽勉仰承旣還朝連

除兵曹佐郎正郎司諫院正言復引前事陳疏命却
之秋拜司憲府持平時壬寅獄纔伸而討逆之典未
舉公遂倡論與三司諸僚請正泰耉錫恒鳳輝光佐
泰億等罪公又特啓逆鏡疏下及益寬等依律處斷
是日批久不下仍值夜深舉朝惴惴公徹夜臺廳風
露凄冷而氣益厲穆然危坐以待命翌曉始降批皆
允之雖光佐泰億事不許遞拜侍講院司書冬薦入
弘文舘爲副校理兼侍講院文學出爲京畿都事丁
卯連拜弘文舘修撰副校理文學弼善輔德司諫奉
常司僕寺正間兼司書文學南學漢學敎授校書舘

校理以御史廉察湖西時朝家議遣通信使以倭所示節目悖慢遂罪萊伯金尚重特旨擢公代之仍命即日辭朝倍道馳赴公到即招首譯退却節目嚴責之曰明日未午改定以來不者先斬汝也首譯悚然即馳見館倭傳公命倭亦不敢違事遂帖然饗倭日倭因事發怒率數十百人持刀梃塡門而入左右皆慄慄覛或有走伏於椅後者公不爲動亦令下卒勿校即拿入通事數其不能禁戢嚴杖之倭至階下望公色不敢犯稍稍引退公徐罷坐鳴笳角直掠館門而過倭望之不敢動公爲政律已甚嚴明斷有威象

譯憚慴倭人遵法商賈不敢潛入舘公之得聲譽始
此戊辰冬　上奬公治績命陞擢遂拜本道觀察使
公旣按節曲察民隱多有施設黜退貪汚雖親不貸
引接守令酬酢如響所言之中理者無不立施諸守
令咸出而相謂曰善於虛受挽近所未有也嶺南素
尚黨論異趣者習聞公家世言議皆懷疑懼或挈家
而避之公乃一視並容無有彼此凡於爭訟一從曲
直而平處之始皆翕然感服欣欣相告曰公哉我公
之爲政也脫異日國家有事使我公招撫則吾輩當
裹糧荷戈願爲之死也朝廷有均役議公陳疏條列

便宜兼請革罷七鎭事皆施行辛未秩滿遞爲成均
舘大司成司諫院大司諫是時　東宮代理而朝臣
無以辛壬義理仰陳者公乃慨然上書曰嗚呼君臣
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者一或於此而有未
究則子不可謂盡其道臣不可謂盡其節矣恭惟
邸下以睿智之姿承　儲位之重代攝機務亦已三
年于玆凡於國家前後變故之大關天理民彝者是
宜講究而闡明之于以正世道立人紀而側聽之久
未有所聞此皆今日諸臣苟趍祿利怵畏禍福無肯
爲　邸下明言正辭而日月旣積事蹟寖微則　邸

下何從而知之臣竊痛焉嗚呼尙忍言哉惟我 主
上殿下以 三宗血脉承 慈聖之敎受 景廟之
托自藩邸而進位 儲副其授受之際光明正大可
以有辭後世凡在北面之列者豈敢有異議於其間
而惟彼凶逆之徒深懷憤懟之心敢生動搖之計危
逼操持殆無所不至卒至粧出虎龍搆成誣獄譸張
凶言傳檄四方嗚呼亂賊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此輩
之窮凶極惡帝王之受誣古或有之而亦未有如我
殿下之所經歷者也爲今日臣子者苟非有凶肚
逆腸孰不欲沫血飮泣誓不共天而一種巧猾之輩

外示崖異之跡要爲自脫之道內售庇護之計陰濟死黨之私遂以爲 聖誣本無可卞又以爲 聖躬若有可嫌恐動疑亂之說迭發筵席以致誅討不能大行亂逆無所懲畏於是乎 聖誣無時可雪君綱日以益墜環東土數千里殆不知有君臣之義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寧欲無生也 國朝士林之禍前後何限而其禍止於士林則此只是士類之寃非有關於 宗社之重而先正諸賢尚欲爲之痛辨快雪至若辛壬之獄則不但戕殺善類而止其精神指意專在於不敢言之地此實前古所無之變逆不可以尋

常士類之禍一例視之也盖當時凶徒之必欲甘心於　聖躬者中外糾結日夜傍伺而　儲位已定猝難逞志故始爲剪除羽翼次第上及之計恣意鍛鍊大設刀鋸遂使延頸願死之人先受憯鋒而　聖躬受誣無復餘地自誣案而轉成教文自教文而轉成凶檄前唱後應如貫一串嗚呼尚忍言哉以我　聖上日月之明宜無所不燭其情狀特以事關　聖躬之故過加包容終始掩覆前後處分終不得十分痛快彝倫將敘而復斁義理欲明而旋晦以至于數十年之久可勝惜哉此乃義理大關倫綱所係雖在

大朝尙不可以事關　聖躬有所嫌礙況在　邸下
之身其關係之重又何如也今夫閭巷之人有父兄
之被誣者哀冤痛迫必思其一灑況　邸下受命代
理將以正風俗明彝倫爲敎於國中垂法於後世則
昭釋義理痛卞　聖誣以光聖人之孝以盡臣子之
責者豈非今日之急務乎曩者宮官有因進講自省
編告　邸下以辛壬間事　邸下曰當此時　殿下
何以堪之嗚呼　邸下此言卽忠臣孝子所以腐心
而裂眦者也倘　邸下常以此語着在心裏則　聖
誣之雪懲討之行不待臣言之畢而必有所以處之

也嗚呼 二聖同臨重离代明此正明義理正倫綱之一大機會也若於此時不能痛卞而嚴討伈伈俔俔只爲目下彌縫而止則臣恐義理日益晦塞倫綱日益斁敗三百年 宗社將不知稅駕於何地豈不懍然寒心也哉顧今世道人心國計民憂可謂痛哭流涕之不足而臣則以爲惟此爲開口第一義此而得正則餘可取次而正此而不正則未有本不正而末能治者也嗚呼臣本畸人也臣祖屢經世變爲國深慮以下 聖誣討亂賊爲一生家計危忠眷眷屢犯忌諱賴天之至慈至明獲免奇禍而凶徒之所側

目固已久矣臣父繼之北謫南竄席不暇煖晩而遭
逢 聖眷方隆而駭機遽發幾陷大戮低徊關塞横
被汚衊臣伯父痛臣父之受誣投進臣父遺疏大觸
權奸之怒至以六子報復之說奮拳叩地咆喝脅制
終使臣之伯父囊頭就鞫流離海島臣家之積忤於
巨猾如此臣雖幸而通籍寧有駐足容身之望而
聖慈曲加庇覆節次推轉恩寵赫然臣非木石寧不
思虀粉以報而顧今居鼎席者卽臣不共戴天之人
也固不可與同周旋況彼本來伎倆縱恣悖慢脅持
我 大朝愚弄我 大朝者殆無臣節臣常認之爲

凶國害家之類不但父兄之讐而已臣何忍包羞忍
恥逐逐於班行之間甘自歸於忘讐附利之科哉書
入睿批頗嚴　上命入其章覽之屢下嚴教末乃以
書語中何以堪之四字敢誣　儲君所不言命下公
金吾南獄嚴問公就獄供陳前日所聞來歷　上命
考政院日記果驗　上以爲所供直且繼先志可謂
不墜家風命竄巨濟承旨黃景源言閔某訟其父冤
不當施重譴　上曰予將大用此人一時島配所以
玉成之也仍問巨濟風土美惡藹然有傷憐之意明
年量移茂朱公旣出獄哭叔弟百增在茂朱又聞長

女訐人或憂其悲欝生疾而公能善於理遣曠然無滯懷其在巨濟也聞 天怒復震以公敢提誣字加於 君父命削黜諸臺之不請鞫者人皆恐拿命朝夕下公乃處置凡事夷然以待命時黃公景源以慶尹往訪公夜深公出所搆供草以示曰若有拿命吾將直陳矣景源握手流涕而挽之曰公乎何爲此必死之言也公曰吾上暴亡祖之志與亡父之寃雖被大罪歸見父祖無愧也景源固請刪改而終不聽遂相與傳杯聯句談詠終宵畧無憂慽意人皆服其有定力是冬 上教以 東朝追想 仁顯聖母慈念

其戚屬命特放公明年敘除戶曹參議遷同副承旨
差備局副提調又爲刑曹參議掌隷院判決事十月
承命入侍仍差嶺南釐正使甲戌春竣事還特擢開
城府留守赴任未久以殺獄酌處事登筵辨之嚴敎
特罷旋敘除弘文舘副提學同知義禁府事禮曹參
判司憲府大司憲問兼都摠府副摠管內資寺備邊
司承文院提調乙亥拜都承旨扈駕　光陵路上特
拜京畿道觀察使是時逆獄大起凶賊前後情節盡
露廷臣合辭請辛壬諸賊孥籍遂大行懲討前者公
嘗以爲讐人在朝懲討未行意不樂仕宦間赴外職

而內除多不就至是而始安意供仕焉夏移拜全羅
觀察使啓論宗臣之因沐行侵民者丙子湖中大饑
公殫心區畫多所全活七月遞爲副提學旋擢知中
樞府事移漢城府判尹兼知經筵司饔院提調冬差
宣惠廳堂上移戶曹判書特命依文忠公故事兼察
惠堂亦異例也兼　世子右賓客明年拜平安觀察
使釐正良役勑需秩然有條緒捕誅妖言惑衆者迎
北使灣上嚴束通事一如萊府時北使亦不敢有科
外求己卯春以公不可久處外命內移備局堂上除
司憲府大司憲尚衣院提調議政府右參贊知春秋

司譯院提調特除吏曹判書未幾　上以銓注用忤
旨者特罷之旋又敘還本職公素峻潔不苟及當銓
選自持風裁畧不爲權貴所撓人皆改觀秋兼司僕
寺內醫院典牲署提調冬引先諱乞解甚力遂許遞
拜漢城府判尹戶曹判書十二月膺枚卜擢拜議政
府右議政三上書辭庚辰正月　上遣承旨別諭使
之偕來公乃拜命　上曰見卿而思卿祖予心倍有
感矣公辭謝訖仍奏請用人必取恬靜愼惜中批節
省經費舊宮免稅太濫者量宜出給以除民弊又陳
言路杜塞宜優容言官且請放以言獲罪人金時粲

上或從或不從而皆當時要切語也中外翕然稱之公又請旌招山林之士反復懇至 上嘉納其後擢尹公鳳九爲都憲宋公明欽爲禮議論者以爲公之力也又入對于 東宮引召公旅獒語陳戒仍請典學勤政招致山林以資輔導受暇適廣州先塋行焚黃禮路過文忠公墓操文告世道益艱擔負益重眷顧 宗祊遲遲徊徨之意辭甚悽惋 上或不時動駕羽衛侍從多蒼黃奔赴公奏人君法駕宜前期告戒雍容不迫 上可之三月陪 皇壇親祭 上引失禮事命遞三公末幾重卜夏公入講筵又請放

金時槃不許六月 上幸 明陵以公素著忠誠精
白一心異日付托得人之意仰告於奏 陵之際盖
於朝臣中倚毗公寅深故也七月 上駕幸四賢祠
公劄請故太學生尹志述復享不得請九月有雷異
公上劄請作事必謀於始用人必審其初惜官爵以
厲世獎名節以扶敎毋加人過實之褒毋施人罔功
之賞開言路以廣聰明慎辭令以垂後昆省浮費節
賜與以謹對越 上優批開納時儒臣有言臺諫倩
人草啓將加查問公劄陳查問言官有後弊事遂寢
冬有一蔭官因灾異應旨論事語斥廟堂旋又悔懼

舉措頗駭異儒臣駁其失公奏曰臣則多其駁論大臣他得失不必論如臣無似竊據廟堂見斥固宜若罪此人則後無敢指言大臣過者非細故也仍請推儒臣　上善之聞者謂有古大臣風是時朝象益泮渙憂虞轉棘公居常鬱鬱憂懣殆廢寢食見者咸慮其生病及辛巳二月而疾遂作不可爲矣有一二親友來訣問所欲言公曰吾無可言者但世道日降無可着手而卒未有一策相托嘿嘿飲恨而已或曰能無怛化否公笑曰何其淺之爲知我我豈怛化者本以譾劣誤蒙國恩歷揚至此於我極矣但無絲毫報

而歸此獨爲耿耿者嘗記壬寅夢窩金相公受後命於星州先祖考就與訣余以童子陪往金公曰余於昔年得奇疾不死而卒當今日之禍苟以人情推之與其有今日之禍毋寧昔年之不起疾然世變無不有矣後余而死者安知不有愈慘於余者而亦安知今日之禍反不爲福也金公此言誠達觀也當日金公之言尚且如此余之今日考終尤何足憾焉遂以十四日卒于仁達坊第享年五十一訃聞 上震悼下教曰顧今國事世道得一相難矣右相以故奉朝賀爲祖一心奉公竭誠寅協予雖衰得相若此日後

可恃豈意鼎席十四朔遽聞此報其於國事何噫昨
年六月謁　陵親祭文稱奏之語已作夢焉仍命有
司舉行如例不收祿三年成服日命承旨致吊又親
製文別遣承旨致祭仍令慰問夫人及弟若子又命
未葬前賜謚又　御製文賜祭每臨朝輒致痛惜之
意自朝士大夫下至閭巷亦莫不齎咨歎惜公之受
知　君父負望當世此可知也夫人牛峰李氏縣監
綵之女有二女無男取仲弟百興男生員弘烈爲後
女長適士人趙鎮完早歿次適李澤遂賜第未唱名
側室男長敬烈二幼公容儀莊重氣象秀拔端委廟

堂風度儼然才長於治繁理劇雖文牒塡委而聽斷
銳敏少無停滯莅官處事無所私客不拘顏情屢典
藩臬多賙窮乏苟所宜與不少慳得之者或驚喜過
望遇事若不經意而及觀其區處緊要則中自纖密
鮮或疎漏性喜脫畧夷曠不苛爲儀貌禮節遇人之
局束細碎者視之若無有也往往面斥人短靡有回
撓雖貴勢無所貸然而內實和易對人風流弘長談
笑淋漓聽者忘倦事過旋復收斂簡嘿肅如也以故
所至人輒親愛而亦不生易慢焉此特公疏節也若
論其前後立朝言議則皆有本領淵源而最是辛未

一章能於擧世忌諱之餘滿朝寂寥之中言人所不能言盖自文忠公癸丑袖劄觀察公辛酉遺疏以後久矣無此說而公又繼之耳嗚呼文忠公當國家禍亂之餘艱危之會身任大義矢死靡悔不幸事與心違百不一施而惟其苦心血懇足可質九天而無愧俟百世而不惑觀察公方將趾其餘烈繼成先志而爲人所惎動輒顚躓及公之時則歲尤久矣事已冷矣然猶奮不顧身瀝血叫閽以世守之議論扶幾晦之義理苟非善於繼述光濟其美者夫何能爾耶後之尚論者其將俯仰想像而深有感於三世精忠一

節終始而爲之擊節興慨也不佞與觀察公齒差一歲仍及其伯季諸公少小相友善至公而情好不替期望益深誰謂以公之器局抱負中身奄忽而如不佞老耄垂死者乃復忍涕滋筆記公遺事也嗚呼歒矣謹就家牒畧加檃括以告于太常

吏曹判書洪公謚狀

公諱受瀗字君澤別號淡圃洪氏系出南陽遠祖殷悅佐麗祖位太師其後忠平公灌匡定公奎事仁宗元宗茂著忠勞我　朝同知成均館事敬孫黃海道觀察使春卿最有名觀察生諱逸民縣監贈左參贊

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永弼成均進士贈吏曹參判祖諱命元考諱處厚俱官京畿觀察使俱贈議政府左贊成妣光州鄭氏刑曹判書賜湖之女公以崇禎庚辰生生而英秀聰穎四歲已能綴文作大字稍長藝業日就前輩名公擧期以國器庚子成進士庚申除義禁府都事旋改童蒙敎官典設別檢壬戌春魁賜柑泮製直赴增廣別試中外翕然稱得人選隷槐院薦翰苑以大臣親嫌未卽拜筵臣奏公科前資級法宜陞六吏官引例爭不能得除兵曹佐郞正郞乙丑拜司諫院正言遞復爲兵郞參玉堂錄出補公洪都

事冬入爲弘文館修撰校理上封事數千言大要勉
進 聖學又曰 殿下方講乾坤二卦無私者天地
之道也 殿下果能以之克祛一箇私字廓然大公
而好惡取舍一出於正乎恒久者天地之德也 殿
下果能體之純乎一理持守不遷立其大中之道歟
又曰書之無偏無黨詩之有德有造語之改繹傳之
生財皆有國之先務而方今論議携貳人材渺然言
路阻絕國用蕩竭未知 殿下慨然於斯而思所以
圖回之術乎 上嘉納移司憲府持平我使歸自燕
彼中有嘖言公入對陳自强之道以修撰廉察北道

舉劾贓吏條陳民瘼甚悉試武藝褒節孝以爲一道勸尋以徵旨遞職敘復拜校理講剝卦訖公進曰陰陽不交天地閉塞天道之剝正道消亾羣枉得時人事之剝一陽孤立衆陰擁蔽朝廷之剝也 上曰然方今羣壬改頭換面交攻大老此亦剝之象也時羅良佐等侵辱宋尤菴先生故 上教如此 上既寘良佐司諫李整反請收還公白 上遞整職右整者又劾公 上絀其人明安公主將葬於都城十里內江都舊禁伐石而特許主家取用宗臣杭特除惠民提調臺諫爭之不從校理李徵明論內寵忤旨大司

憲李秀彥疏救徵明亦被責公與同僚陳劄條列極
諫批旨嚴切命首草劄人因承宣力請還寢只削職
俄因大臣言敘拜修撰判書金公萬重筵白閭巷間
卜相因私逕之說 上震怒究問言根公爭其不可
嚴敎切責臺臣李濟民迎 上意以擠金公公又斥
其奸狀及金公竄復救之甚切 上皆不納嘗因侍
講易遯卦公進曰遯者非但遯去之義亦有克祛已
私以義制慾之意如錢若水之急流勇退宋仁宗之
命出王德用所進女口皆是也又講晉卦公進曰
聖上以大明臨下羣下亦皆順附正是晉六五之時

而明者恒失於察察必無含弘之量　聖上稟質優
於明察而常乏之容受之德願以程傳所謂用明之道
至於察察爲切戒恒加警省又進講家人卦公進言
朱子曰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嫡庶之分定者家
之齊也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魚貫順
序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者家之齊也惟此數
言極爲正當盖克己之功惟色最難當於此類常加
警省而留意也時時事日艱後宮寵盛公敷演經義
不避忌諱冀以仰格者如此移獻納知製教兼中學
教授上疏陳戒畧曰竊覸近者君臣之間誠意未孚

聽納之際識察未精禮貌外隆而內有輕視之心批旨優厚而終無採用之實或有不名其罪而以闇昧而見斥公肆欺慢而反虛心而獎進柄用之臣不敢自信其恩遇見忤之人亦不能知其罪名又曰李端夏之爲相也　殿下既以爲不稱顯斥於中朝而待遇之禮與虛已仰成者無異李選之被彈也　殿下既不賜允俞而乃於日月許久之後特下備忘直斥以偏頗不正之罪此豈推誠體下之道乎又曰願殿下體大易貞夫一之訓遵箕疇皇建極之義誠其意無或一時之間斷正其心無或一毫之有雜凡諸

政令一出於大公至正之道待下以實無爲外面之粧點黜陟以公勿以疑似而見罪凝定脚跟無或撼搖則將見羣邪退聽衆正彙征治平之福或可冀矣歷修撰吏曹佐郞兼校書校理爲獻納玄石朴公世采新拜吏判登對進袖劄論杭事 上怒甚領相南九萬左相呂聖齊論救並栫棘極邊玄石亦被特遞三司請對爭執皆罷職時 天威震疊人皆惴惴而公以家在城外未及參請對翌曉詣臺草六啓並請還收辭意激切批旨嚴責公卽復抗言引避不少撓論者以爲難翌日特補北靑判官給馬趣送兩司卽

請還收五閱月始以原職召還公之莅北也見邊俗
貿貿業儒者絕少擇民俊秀搆齋以處之捐俸以贍
之教督有程數月間儒化寖成及解歸縫掖聚送涕
泣已巳春復入吏曹爲正郎朝象忽變公亦被特罷
仁顯王后將遜位公與吳公斗寅朴公泰輔諸人
抗疏諫二公旣死公亦矢心自廢奸黨當國以公猶
未離銓望陞公爲成均館司藝公不仕 上命拿鞫
嚴問責以罔念分義輕侮朝廷竄務安旋因旱宥還
近郊蹤跡或不給而處之晏如唯潛心朱書日有程
課非時展家廟不跡城闉者五年甲戌更化特敘拜

校理別諭促召時朝著多事公博考典禮以應顧問
移執義臺臣以緩獄護逆斥參鞫諸臣　聖批頗嚴
公上疏論臺言之非出沮戲仍言　聖上之誠意不
足以交孚上下今日所嘉奬者或爲異日之罪案今
日所禮遇者或爲異日之誅殺故今日之改紀更化
雖光明正大而羣下之情猶懷惴惴以救過爲心以
退步爲計所謂緩獄設或如言者之言未必不由於
此而其過自引咎必欲解免之意從可知矣願自今
務存實心刊去虛禮則人無反顧之慮國有平明之
理矣　上批以所論正中予病可不猛省移校理歷

輔德兼弼善軍資監正弘文館應敎以 仁顯王后復位都廳勞陞通政階歷戶曹參議承旨兵曹參知乙亥春拜大司諫時臺諫請希載按律而兪音久閟大司諫申懹上疏論之批旨甚嚴公陳疏畧曰申懹所論與近日臺章無甚異同 殿下何遽有嬰鱗之怒而乃以不敢聞不忍說之敎加之羣下耶希載之罪當初備忘卽其斷案則 殿下亦豈有一毫容貸之心乎只緣案問大臣不顧枉法遂傳生議當是時也 殿下討罪之意不堅爲 東宮議親之念在心故遂厭臺閣之言而時月寖久則並與臺閣而疑之

至於懷之疏批悉發無隱耳嗚呼舉國臣民孰非爲
東宮願死者苟知一毫有傷損於 東宮而但爲
執法之論而已則其罪雖赤族猶輕 殿下平心舒
究則羣下之情可以盡燭而執法之論果知其爲國
而發也管蔡之誅無害成王之德薄昭之死不爲漢
文之累則希賊之罪非特管蔡與薄昭也雖使 東
宮請討正罪適足爲 聖德之光況今日之行法有
何一毫傷損於 東宮乎伏願深思臺臣之執法實
出於爲國渙發明旨刪改前批使上下曉然情志無
間批曰日者申懷疏批中云云非以希載之罪有可

恕也亦非以今日廷臣不顧世子之傷損而徒事爭執也盖懷之論此事語多鶻突太欠周詳故有此反覆開示上下文勢自相照應前夏因朴尙絅疏批旨中亦及此意今日疏批斷無一毫疑阻之意亦非以希載之正罪爲傷損於世子也噫更張之初首下綸音深悔旣往疑之一字必欲痛祛則曾未幾何疑之於不當疑之地者是豈人情而將何以有辭於後世哉玆用悉敷腎腸諄諄曉諭焉丙子歷大司諫判決事大司成求外爲伊川府使値歲儉悉心賙賑民無捐瘠邑人追思鑄銅以頌之丁丑夏以吏曹參議召

還遞拜大司諫戊寅復爲吏議李相國世白時爲吏判相與協心激揚媢嫉者視若仇讎校理柳鳳瑞公肆誣揑 上震怒遠黜鳳瑞公屢違召罷敘拜大司成判決事大司諫移副提學進講聖學輯要至君子周而不比公進曰頃者 聖諭以羣下不能協睦實由於建極之未盡其道爲教朝臣孰不欽頌而第念人君不先明理徒事億逆則不明於邪正是非之分故必以公正之心克建至極之標然後君子小人自莫逃於 淵鑑之明而庶可以打破朋黨之弊矣如或自 上先有彼此之心則是反以朋黨導羣下也

事之是非人之忠邪必也明理而後可以辨別 聖
上苟能刻意於明理之工留心於蕩平之道則打破
朋黨特一轉移間事耳又移承旨大司成庚辰春陞
嘉善階拜開城府留守本府屢經飢疫民力蕩殘公
綜覈宿弊疏陳狀請多所釐革民甚賴之秋入爲副
提學遞復拜兼典醫監提調尋移吏曹參判兼承文
院提調十一月擢拜刑曹判書斤斤守法疏寃導滞
兼知春秋義禁同知成均事宗簿寺觀象監繕工監
司譯院提調再爲禮曹判書左右參贊 仁顯王后
違豫公再爲內醫提調逮昇遐爲 山陵都監堂上

移大憲上疏論君德且請保護 東宮 因山畢陞
正憲復拜左參贊壬午夏移吏曹判書痛抑僥倖振
拔淹滯注擬公正請托不行苟淸議所未允雖僚寀
交頌而邈然若無聞仕路爲淸癸未遞拜工曹判書
兼同知經筵旋移大憲時有金砯李旭者或船粟行
賂或盜竊銀貨公上疏論之畧曰金砯之載米行賂
實是侮慢朝廷之致也論其情狀萬萬痛駭況當賑
政纔罷民困益急而彼方浚民膏血濟其私慾國家
之濟民之資私家有繼富之貨民之聽聞將如何而
揆以國體豈容如是臣意謂宜以此爲其斷案登時

置辟無若頃年李祥輝之終至編配而已則輿憤可雪國法可伸矣李旭之殘害店民刼取銀貨其所自供亦至千萬則國家用法當以三尺爲準而備局回啓斷以定配此誠失刑之大者原其罪犯誅戮之不足而乃反欲付之於生議此豈常情之所及也頃年設賑之時自 上特發帑藏而其數不過千金至拾苑中之橡實以補賑資則國儲蕩竭此亦可見而彼硃與旭盜竊財賄靡有紀極是私家之富過於公室匹夫之財踰於左藏若不加以重辟則臣恐奸細之徒益無所忌憚矣公議快之是冬擢判義禁府事兼

世子賓客籌司堂上復拜工判兼弘文舘提學甲申夏移拜戶曹判書內入浮費輒論執不奉旨外間經用務存節約莅任數朔蓄儲充羨是冬復拜吏判時論日漸乖張公方力恢公道而失志之輩蓄怨伺隙必欲百計去公先是趙泰億擧劾李東彦父喪不親視含語極憯毒及按覈無實公遂不擬泰億淸望臨政示斥補意郞官崔昌大徑起出臺臣疏斥公目以放肆公陳疏畧辨曰李東彦事實是人理之所不忍爲者除非目覩則不宜輕加擧奏而泰億一筆句斷曾不留難似此擧措決非君子之用心故臣掌銓

之初欲施補外之罰先示此意於郎官翌日臺疏果發臣倥侗疎濶不愼樞機以致駭機迫在目前而漠然不知如是而安得不敗也朱之梅詢曾致堯才實過人而李沆斥其浮薄而不用世稱流之得體今泰億設有梅曾之才其使氣粗厲肆意搆人之習不啻甚於浮薄則臣之欲加裁抑有何不可哉崔昌大陳疏自辨　上頗信之公又悉陳政席酬酢狀批曰政席云云與昌大疏語不同卿豈欺我者哉始覺昌大告君殊欠白直也公竟力辭遞夏復拜吏判入枚卜冬遞拜左參贊言者掎摭前日銓注通塞間事詆訐

甚力至請罷職明年春始有敘命自是數年間屢爲
工禮曹判書知中樞判義禁左右參贊等職一皆辭
不就己丑入耆社公旣屛處謝世前後章奏終不自
辨或以爲言則答曰古人云身將隱矣何以文爲吾
不須與之呶呶也時有進宴人勸公造班公笑曰吾
旣年至禮當致仕況旣退而貪緣復進豈理也哉惟
超然靜居以琴書自娛佳辰美景或肩輿逍遙於山
溪靜散之地優遊暮景辛卯夏疾欻自知不起顧語
子姪以先世碑碣事數條且曰自念奉先事君多有
不盡分處是可愧也夫人泣問後事公曰無事可言

當此時婦女不必來也無一言及家私言笑怡然若
平日六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二訃聞 上震悼下
教曰昨於辭疏之批才有調理之命矣凶聞遽至曷
勝驚悼葬需令該曹優給輟朝二日吊祭如例八月
葬于積城湘水驛北向午之原從先兆也夫人岑城
李氏右議政翻之女三男一女男長禹齊牧使次禹
諧縣令次禹集正郎出繼女適李顯崇郡守內外孫
曾以下幾四十人公身頎而長容貌白晳鬚眉疎秀
風度凝遠望之儼若難犯即之和氣盎如天分甚高
自然近道莊重而寬大方直而溫雅寡笑與言器量

偉然孝友得之天性在親側承顏順志誠意懇至年長而猶爲嬰兒戲以娛親心侍親癠不解衣帶者累月如一日割指進血祈天願代及荐罹巨創哀毀踰制幾不全疏食終三年家在他所子有重病而終不一歸視每值先忌哀慕若在喪初以宗子貧甚自供祭需殆數十年率婦子預期至宗家享祀之具靡不躬莅蠲潔臨祭必澡浴雖病不廢待兄弟姊妹不啻若手足常痛伯叔兩兄早歿事仲兄敬愛俱至中年析居而非在公與有病日未嘗不會敷腴竟夕不欲暫離月分廩米愛兄子無異己子訓飭其學業救護

其疾苦出於至誠館置外氏奉祀者於舍側恤其窶
乏之欵遇疎族恩意周遍公之篤於行義如此日必早
作整飭衣冠肩背竦直俚俗之談不掛於口不近聲
色不喜博奕自非病困未見其欹臥弛放不事勉强
自合矩度雖力學矜持者亦不過也家世寒素公又
清約絶人平生無所營爲被服儒素器用樸陋食無
兼味坐無完席內寢殊甚暑不關念居第不蔽風日
而無意營葺中領相琓嘗過公歸語人曰見洪台所
居使人不覺有愧色李相國世白笑謂公曰一架茅
齋爲宰相廳事似太陋矣性本好靜不喜徵逐儕流

一室圖書穆然端居雖位躋崇顯屢任樞要而門外之軌常掃如與人交意所契許則至老無甘壞而亦不苟合淡若無情人亦無敢狎進慎於辭受一裁以義久管譯院醫司而醫譯無一人親近者不以關節加人亦不受人干請雅性謙退隨流平進晚來荐蒙晉擢人以爲榮公則蹙然如不敢當其自治之節恬約之操又如此處經幄最久隨事啓沃深得講官之體時因文義直斥闕失左右縮頸而不以觸忤爲懼

上亦動容傾聽屢入臺閣持論和平知無不言明白剴切再莅外邑一任居留未會終一年淹而清簡

爲治恩威並施歷職殆遍六卿提挈綱維所在稱治度支之政尤卓異人稱近古所無　上亦知公忠正三昇以冢宰輿論逾洽善類吐氣而黨人傍伺其覘公固已耽耽矣卒之駭機隨發擠排極矣而篤論之士論近世銓注公平處事敦確者必推公爲首以公之出處卜世道之汚隆焉憂國愛君之誠老而彌篤不以進退有間如聞朝家得失憂喜見於色公立朝三十年除拜皆由公擧夙負公輔望名入於金甌之卜者殆十數人皆期朝夕登庸而爰立之命竟未及焉識者莫不歎惜公少拜尤菴一生景仰未懈亦嘗

問業於草廬李公惟泰情義終不少替公童年盡讀經書未弱冠循環熟複仍遍覽諸子百家歷代史乘無不該通早知有爲己之學於心經近思錄等書用力尤多中年喜讀朱子書嘗曰數日不見此書則心境便不澄然手不釋卷老病猶不廢早起必對方冊曰朝時氣淸看書尤覺有味爲文章典贍而理勝疏章勤懇流出肺肝少時作詩語多淸警晩更矯健有陳黃氣格所著多散軼有若干卷藏于家公志存謙挹不欲自任以詞翰退然若無能晩爲提學强起承命而終乃力辭屢薦文衡而亦不及拜知公文學者

深恨之雅好佳山水每遇會心處輒徘徊吟望竟晷忘返精曉音律殆近不學而能時鼓琴一兩行以寓閒趣嗚呼公有孝友之行淸儉之操寬而有制廉而不劌砥礪名節守正不撓正色立朝謇謇匪躬淸名雅望終始無玷巋然爲一代完人而閒遭萋菲遂阻鼎鉉使公之抱負未克展布其底蘊七年屛居迹謝朝行世猶望公復起以庇我黎民而天又奪之噫亦時運所關謂之何哉三淵金公昌翕誄之曰夸奪同風多窘步脂韋成習摠姸皮衡門守靜其人在端笏當朝衆望歸嗚呼此可以觀公矣不佞立朝於公旣

下世之後不及瞻公儀度而竊聽於士大夫一口稱近世名公卿必以公爲首深所慕嚮而傾服之有素謹就家牒撮其大者以報于太常庸請易名之典

知守齋集卷之十四

卲守齋集卷之十五目錄

序

藥院契屛序
送尹副使景孺汲赴燕序
厚生錄序
咸悅南宮氏族譜序

記

游伽倻記

題

題蓬山詩帖後

題洪世泰詩李壽長書鄭元伯畫後
題隱坡申君命鼎年譜後
題龍泉談寂記後
題判書沈公所藏崇禎大統曆後
題已丑錄後
題孫同樞壽聃傳後
題張氏三世旌閭帖後
題羅鷗浦萬甲丙子錄後
題皇華帖後
題沛筑散響後

題金剛帖後
題王文榮告狀帖後
題先王考南城日錄後
謹題 東宮寶墨帖後
題李參判日躋壽域帖後
題鄭公光露墓誌後

跋

平陽朴先生彭年草書墨刻帖跋
杞溪俞氏舊譜跋
從祖鳳洲公同庚會話圖跋

金文平公吉通紅牌跋
柳氏所藏程副揔繡帨帖跋
雜著
謹賡 御製鳩杖銘韻
尹紀叔紀宗五子名字說
雜識
遺戒

知守齋集卷之十五

序

藥院契屏序

甲子夏四月丙子夜　聖候遽違豫湯焫俱未卽奏效無小大莫不驚憂焦迫丁丑藥院三提調率諸醫直宿五月己卯移處厨院至丁亥乃瘳始命輟直乃告　太廟頒慶中外大賞賚于藥院下至吏隷以次有差庚寅　東朝特宣醞　聖上又書下御製詩一篇盖古未嘗有也於是鏤板而揭于壁三提調上箋謝異渥仍復作爲屏障列書官僚姓名所以志慶喜

而侈恩榮也於戲血氣之衰聖人所不能免焉今我
聖上寶算已踰五旬而況夙夜憂勤二十年如一
日此所以致无妄之疾者其於節宣攝養之方未或
不至而然也然而不淹旬而遄臻康復寔天地 祖
宗所擁佑而陰相之者區區醫藥之技尚敢與於其
間哉唯始之驚憂暨後之慶喜凡我含生之倫孰不
同情而獨藥院地近而職密其憂與慶視他爲尤切
夫然則紀跡而賚後觀俾永無忘者又烏可已哉噫
崔寔之言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又曰太上防疾其
次萌芽固將以是仰勉於 黼座之下而凡隸是院

業歧黃者盍與之相勗哉是歲五月下澣都提調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俞拓基謹序

送尹副使景孺汲赴燕序

尹侍郎景孺將奉使赴燕都貽書求一言爲贐且謂當一出覩爲別夫贈人以言仁者事耳仁者之名非人人所敢叨刱又我之爲皮幣役已百餘年冠蓋歲結轍于幽薊或至再三焉而我之送之者又必歷敘其道塗於征邁與廢於感慨與夫山河之形勝臺隍之壯麗舟車儲胥之雄富以至忍痛而含冤憪眼而豁胷者前人之詩若文已一一羅列殆靡有遺今使

老於詞者賦之猶難越磨驢舊跡況以余矇於詩贖於文其何能道前人所未道爲景孺贐哉聖人以言忠信行篤敬謂可以行蠻貊而景孺之服膺聖訓自童習以及白紛斯義也講之素矣尤何有於今行哉雖然行之敬言之信如車鳥之於輪翼不可廢其一也今以景孺之謂當出視余爲別而未果者觀之得無歉於言忠信之義而推以及於行之敬尚可有益篤其所未篤者否乎歲暮江湖掩門索居四望氷雪皓然當是時得故人惠然來訪奚翅逃空聞跫餞一杯劇譚所日夕擬佇於景孺者而嗚騶竟寂然則又

安得不爲之嘅然而嘆悵然而思乎遂書此遠塞勤意仍以勗景孺之益勉於忠信篤敬不止於行乎州里而以之行乎蠻貊也當沛然矣未知景孺其以爲如何哉

厚生錄序

管子之言曰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噫是豈徒爲國所先其亦有家者亦然人生而上事下育非是道無以爲也古昔盛時設官而督之懸賞罰以勸懲焉及朴散而俗偷趍末營利之徒日益盛而勤畊耨牧鷄豚植桑蓻

廡之法寖衰而微侈靡奇衺之習如水益深加之水旱霜螟疫癘夭札凡所以爲菑者歲不絕昔民安得不病而又何以聊其生哉由其俗偷而法衰也間雖有有志者亦多蒙昧而失其宜今觀辛上舍仲厚所編厚生錄者首之以涑水家儀昔賢法言仍又歷採古今稼牧種植之事與夫治園圃作酒漿以及服食器用殆無所遺一開卷而生人日用之具無不粲然可攷其用心可謂勤矣如余者終日無事而食深有愧於一蠹之喻得是書尚可以自力於農圃之役而今老矣末由也已願以是示諸人俾有所興起而競

勸焉則將見浮食者寡而民物繁阜推以至於俗返淳而士興於禮亦可由是而幾也余於是乎樂爲之引

咸悅南宮氏族譜序

南宮氏複姓也謹按族姓書云南宮姬姓周文王四友南宮子之後春秋時顯於魯宋者六人而敬叔最著自是以降歷漢唐而未有聞焉至宋復始有登第者四人而訖于 皇明又寥寥也獨我東著籍于咸悅者自麗之大將軍元淸始焉而流傳其先從箕子東來豈或如唐城洪氏之以才子來敎延安李氏之

以中郎留仕而乘牒佚闕盖不可攷在麗代冠冕固相承蟬連而至我　朝以文科進旣過十數又多歷清顯而登宰列焉唯譜牒之成至今未遑盖曾有佐郎埏縣監欽及宗孫瑗奉事鏡諸公前後修輯而不及刊也今者判官檍竭誠鳩財將以印行于世而奉事公之孫馝以不佞亦係彌甥要以一言敘其事余謂是譜也閱幾世經營今始有就則諸君之盡心於斯誠亦善矣在昔儒先至以厚風俗管攝天下人心歸之於明譜系又有以無位而可以化天下推之於修譜若是乎譜系之修不修不啻係一家事亦可謂

關天下治化而獨惟夫近世諸家譜牒日修而月成幾乎家家有譜則是宜風漸厚俗漸醇而求其實非徒不能然而又或不如前何也無亦前之未遑不及修雖若少文固自有愨質者存乎內而近之切切於唯譜是急或流於文勝而徇外否乎是亦宜修譜者之不可不加之意也吾家譜前亦屢修既以是自警且以之奉勉爾

記

游伽倻記

辛卯冬家君由地部郎除開寧縣監壬辰正月赴任

余以女病不及從四月始往省處于燕休堂之西室六月家君爲會下從叔父監役公葬請暇上京七月歸而伯從兄隨之與余同室朝夕怡愉甚相樂也吾二人者夙聞雙溪海印之勝冠于嶺之南而又適至近邑不可以不一觀遂告于家君以八月二十六日丁丑早飯同發是日也朝有雨微灑而止行至玉山村前逢敲方寺僧碩輝先數日往見敲方時與之面熟者也班荆少話午飯于美谷村金山地也未及村一里許得一川大盤石平鋪水流其上甚樂之下馬坐石上濯足令遂奴吹一曲遂響共水聲嘹亮殊覺

悁欝開豁意致悠然先走人報雙溪寺僧因前進未
及山口日已暮宿歧川里里有老儒生姓名李浤暫
相見談山中景可聽戊寅晴李生子東老早來見蓐
食至立巖巖在山口距雙溪十餘里一峰拔地直聳
大川出山中經其下匯爲澄潭大石盤陀曲曲可坐
壁刻觀察使洪萬朝李宜顯察訪金啓煥諸人姓名
雙溪僧持舁來遂捨馬乘籃輿晩至寺山之勢雖欠
明潔雋雅而磅礴雄偉如巨人開席大將臨帳無松
栢但栝檜楡梓如織水又新得雨大漲喧吼鬨聒若
萬馬爭奔洞門如拱而旋開者且十里始平衍通豁

寺門外有大石臨溪有一監司名以清心臺題其橋曰濟勝云寺門曰紫霞鍾樓曰泛鍾閣下塑四天王像甚奇偉可愕大雄殿兩廊東曰探眞西曰窮玄外寮曰寶林曰養性後又有香積厨有僧休侃解賦詩可與語武屹書堂距寺亦七八里鄭寒岡少日讀書於此僧徒因結社居之藏寒岡舊書累十篋清菴去武屹尤近淨而僻令人塵慮頓消不欲起有僧義訥居之貌臞而清已卯晴朝飯行可二十里山路旁有二壑匯然而邃窈然而深如蓄奇勝在中由厓壁捫蘿攀藤而入有水從山谷間平舒緩流幾百步始折

旋盤回三過灣而得一盤石方成瀑而下長數丈許兩壁如束楓柟被之匍匐蹣跚窮源乃止題名于石壁僧云古無知者有金姓按使始得之因名金公瀑云過黃店採硫黃處也又度二大嶺海印僧持籃輿來候時少雨即止遂謝送雙溪羣衲歷見弘濟菴在寺之西北安四溟大師眞菴外有四溟碑斲去述者姓名僧云筠也撰四溟眞之旁有松坡眞即其高足覺敏云有松坡碑簇掛其側李判書殷相撰金判書宇亨書金判書萬重篆寺外又有松坡浮屠仍訪願堂寺在寺之正西地汙下又無可觀僧傳新羅哀莊

王所刱云至海印寺自北門行百餘步爲學士臺又北上數百步卽觀音殿無他觀有一老釋云自妙香來棲年今七十五神觀不衰談辯快爽若有道者其名定慧寺之外門三曰紅霞次曰鳳凰次曰不二次鍾閣曰圓音內有正門中刱法堂扁以大寂光殿匪懈堂筆也共一百二十間石階二十級象二十重廣大刹云大唐貞元十八年新羅哀莊王時所建殿有三爐制甚巧謂是唐朝所捨後有一大閣藏八萬大藏經板新羅所刊閣亦一百二十間分前後爲重行列植如貫繩上各安佛軀無數中安毗盧左右安文

殊普賢其門曰普眼堂陛共三十三級象三十三天
云法堂亦安毗盧文殊普賢三佛塑像絕大甚偉堂
甍盖鐵瓦千葉後安金裝身頭牌中牌安六光菩薩
有大銅甑二四壁各掛像幀甚多經板四隅飾以銅
釘塗漆如鏡明澈可照使寺僧呂覺上柱識名楣間
有尹衡覺尹攀尹彬趙逢源趙楷朴光秀朴龍秀申
瓛尹鳳朝尹鳳九等名字法堂之東有凝香閣又有
冥府殿殿後有涵虛堂僧閒僧居之殿之東爲探眞
堂浩然堂堂後有明珠寮重燗寮少南爲雙劒寮達
俗寮正門外有緣起寮逗遠寮法堂之西曰眞常殿

殿內安毗盧等三佛如法堂左右有金塔二坐左二十級右三十三級塑佛後掛千佛像以白錦織成一軀大可寸許經歷幾千年而尚未涴滅又使題名柱上殿下有解行堂安希朗祖師木像卽高麗名僧云其下有無說殿中安毗盧佛上有大藏經印本其後有雙蓮堂轉生寮前有窮玄堂可鑑寮正門外有淸虛寮四雲堂明鏡堂又有省行堂舍病僧處鍾閣外有滿月堂凝香閣後有堆雪堂東門曰海淸寺共可千五百餘間而僧亦通寺菴爲三百餘云寺之僧聞俞示其師明詧詩軸中有農巖繡衣記遊詩五十餘

韻寺有 世祖朝所賜敎旨曰慶尙道陜川地海印寺乙良監司守令會下傳旨更審尤加完護雜役減除者上書 國王安御押下書天順元年八月十四日年月安 御寶高麗時賜希朗祖師謚號敎旨亦有之書曰贈海印尊師圓融無㝵不動常寂緣起相由照揚始祖大智尊者下書已酉五月日安寶而篆以高麗王印又有 世祖遺惠覺尊者信眉御札書曰眉師前從幸後所在各遠音問邈爾且國中多事塵勞日煩身亦違和累日弛事不謂煩緣靜慮恒祈佛前遣人數問尤用感惶不必如是違遠精修是我

破僧罪矣圓覺寺之事具如普聞難以盡述猶爲震怖未知何緣願自安住副我至情隨次遣金處善祇奉佛盖及殿額並奉香燭等物下書 朝鮮國王安御押印小篆惠莊圖書又書 慈聖王妃又印惠溫二字圖書信眉者卽其時宰相金乖厓守溫之兄也又有天朝將官票文及本道按使完文大藏經印出時謄錄一大册而其縻費之宏侈不可殫記庚辰晴朝飯後上堆雪堂由海淸門肩舁從山路尋極樂殿歷知足菴處於山下而前面曠濶甚有幽意又歷希朗臺僧云希朗祖師常講道於此故因建閣以名之

無僧有尼數人轉上白蓮菴菴處深谷形勢恰似清菴有明詧師影幀即聞脩之師也示寂已數歲矣在時淵翁來留贈詩而去其徒出示之題云白蓮菴借榻留贈賝察老師伽倻山色碧依然清漢浮杯返白蓮塵土疑君堪一笑招提留客亦奇緣春深馥郁生枯藪雨散星河在朗天案上華嚴三十九披來共對一燈懸招提以下一作雲林會我下書戊子季春下浣雪嶽歸人又尋國一菴無足觀因出洞登落花潭在寺外數百步僧云古有人携妓來遊妓爲風所吹墜崖而死後人因刻之曰落花潭云水自山深處逶迤

而來曲曲轉灣到此始成瀑匯爲澄潭廣袤可數頃過落花潭又數百步許向之澄潭奔流而下水勢澎湃兩巖在其旁上刻光風瀨霽月潭六字其下有洮筆巖無他奇但石理柔滑可洮筆故得名紅流洞在洞口水至此尤大喧豗噴薄郡守金洵刻紅流洞門四字於巖石上傍又有紅流洞三字卽孤雲筆也孤雲詩疊石奔流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敎流水盡籠山刻在石上磨滅已盡故以尤翁筆移刻於他石傍有俞宇基受基兩族兄及監司族叔刻名午飯石上轉向法水寺庚辰始刱於舊

基居僧甚少自紅流洞冒雨而行因少憩到檜淵書院留宿村家院亭鄭寒岡九月朔辛巳晴中火扶桑驛村午後還衙

題

題蓬山詩帖後

余謫蓬山求一語可以爲警於寒竹翁翁時亦竄大靜書此而寄之是時翁年八十五其筆勢之壯健意象之濶遠又如何也

壬寅夏余得罪于朝栫棘于嶺之萊州翌歲李承旨伯瞻丈上章訟宋文正受誣又謫是土所居隔數箭

地各拘累畏約不敢相往來唯時時以赫蹏相間問而已李丈見惠詩甚多而佚不能收只裒其存者爲是帖暑雨無客偶自披閱宛然舊事在目今已七年强矣爲之一感戊申六月識

李丈初秋不淑昨哭其筵几今日忽得是帖今焉陳跡令人出涕是歲孟冬五日再書

題洪世泰詩李壽長書鄭元伯畫後

有是江山不可無是游有是游不可無是詩有是詩不可無是書有是詩與書又不可無是畫雖謂之西湖五絶可也伏熱中忽得是卷爲之爽然開襟若濯

清風已酉大暑日題

世人大抵貴耳而賤目觀於所以處洪老與李叟者可知已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三復杜陵詩令人一慨越五日又書

題隱坡申君命鼎年譜後

申君光彥持示其先考隱坡君詩文若干編及諸公所論撰諸文字又手創君年譜具載其言行事爲細大無所遺要余一言書其後噫觀乎此而隱坡君爲學之實可知已夫子之訓弟子亦惟曰入孝出弟謹而信汎愛親仁有餘力則學文而程子釋之云不修

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如君者其庶乎修其職而後文者歟亦可謂其學也爲已而不爲人者歟君旣修於內而闇然自藴不欲以見知於人獨嘐嘐乎推之於治人治國規畫井井若將忘其貧賤而爲之汲汲焉嗚呼不賢而能如是乎三淵先生所許行篤而志廣者誠知言也噫以君之行之志卒未得一試於時餘事文藝九發解而又終以一布衣沒其世噫重可惜也

題龍泉談寂記後

庚申中元後三日閱校于渼湖觀於記戊寅親政一

事與尹姓僉正者一條小人情狀可見其肺肝將焉
廋哉至今論 國朝以來始起士禍掾害善類者必
先數子光士洪繼之以衮貞安老者其有以夫

題判書沈公所藏崇禎大統曆後

大明高皇帝建元洪武之二十五年我 康獻王受
天命開國修侯度唯謹至建文二年帝遣主事陸顒
行人林士英頒以大統曆自是我始有大統曆歷二
百三十有七年而訖崇禎十年之丁丑嗚呼是尙忍
言哉昔余賛价燕都登東城觀所謂五官監觀象臺
者欲以求 高皇帝曆象授時之法而古器已亡餘

黎靡遺彷徨彳亍邈然不可問矣況以我僻陋去丁丑又過百年後生小子不復知有大統曆久矣雖欲一寓目得乎今嶺南沈觀察而天示余以其先祖宗伯公所藏崇禎丙子丁丑二年大統曆之合成一帖者盥手敬玩恍如復覩漢儀爲之愴然而悲涕簌簌下也噫萬曆之季嘗以曆法漸差議改而不及改崇禎中命閣臣徐光啓主其事召集西洋國人之能推步者將大釐正而兵革仍之又不果成卒之爲虜人所襲勦至乃更其名曰時憲而肆然以令於天下又其法二十四氣之進退遲速日月出入之疾徐區別

割裂逐省各異視 皇朝大一統之古義不翅違背已也尤豈不大哀也哉余願而天深藏是帖世世寶守無墜也倘異時天意悔禍中土眞人起自白水則太初遺制不於是帖乎考据而將焉取歟嗚呼欷矣若夫宗伯公逐日所記圍城喪亂時事已盡發揮於諸公詩若文者此不復著云辛酉流頭日杞溪俞拓基謹書

題已丑錄後

辛酉復月之晦校閱于渼湖此是得於嶺南而謄之者其編次敘述專是景虎輩口氣不足作公案宜將

癸甲錄及牛溪松江年譜逐一考証捨破而有未暇也

題孫同樞壽聃傳後

余觀金侯士寬氏所爲述孫同樞傳者孫君之先喪敗伶俜與君之能自奮以揚顯者旣備載而歷識之以及君性質智計凡爲國效勞與與人信益可觀至與余始相見於海西之首陽舘譯說先故兩驚喜如逢宿識尤纚纚如貫珠後之見者亦應爲之反復興感於世故離合之際矣君結髮食國廩至白首屢爲節制使衣緋腰金貤榮三世終乃能重尋祖居克紹

先牒以不負其先人顧言斯誠爲孝之大者然而斯不寧君能力致實惟國恩攸及今君雖老尚矍鑠如少年膂力无所愆君之諸子又方壯而且已從事軍門吾知君必食息不敢忘國恩無內外在所思盡其所當爲亦必能訓諸子率是道不懈苟然者又詎非推以至於忠歟旣孝於先矣又誠勉於忠國家則將見君之世愈遠而愈大嗚呼孫君勉之哉

題張氏三世旌閭帖後

嗚呼臣而忠子而孝婦而烈卽天之畀於人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伊川先生有言曰人有秉彝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噫秉彝之性則人皆有而降及後代一何寥寥乎全之者之尠也今觀花山張氏三世旌閭帖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婦死於烈父子婦三世而忠孝烈備焉漢之荀袁二家幾世幾公猶爲史氏所艶稱況茲三世棹楔昭揭三綱烏頭赤角森然共峙眞可以百世不泯豈直東西者之瞻式已哉噫斯莫非我　列朝導迪之化而豈亦其家敎相承氣類相傳不失其天畀之重而然歟　列朝所以褒尙而表顯之者靡有所遺世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婦者俱可以知所勸矣又奚特張氏雲仍式似勿替

期無忝其所生也張君鳳翼持是帖睎余求一言甚勤不能終辭聊書此以塞其意戊辰復月下澣杞溪俞拓基識

題羅鷗浦萬甲丙子錄後

余嘗觀鷗浦羅公所述丙子錄至其謂澤堂李文靖公所撰答虜書意與某人少無異而文靖只以其文不用故每攻某人自以爲高者未嘗不深致訝焉何者文靖其時長文衡國書之撰固其職耳若其文意果與某人少無異則又奚爲某人文每見用而公文則否哉及見南漢日記之出當時堂后者其議此事

也文靖與某人同被對文靖輒斤斤於名分之説始終論辨動爲某人所攻斥　上亦責以坐而待亾者再其書意之不同即此可知鷗浦錄中語果何所據耶豈鷗浦適不在三司近密其一時棄藁或未必經眼而只憑不悅於文靖者之口耶不爾則無亦同朝雖久而不深相知致此錯認否也誠恐後之覩斯錄者不唯疑文靖以不當疑而已抑或疑鷗浦之不當言而言者畧識之如此

題皇華帖後

萬曆丙午翰林院修撰朱之蕃刑科都給事中梁有

年來頒皇太孫誕生詔戊申行人司行人熊化來賜
昭敬王祭賻庚戌太監冉登來頒封　世子勑已
未熊經畧廷弼差官袁見龍賫到頒賜賞功銀一萬
兩天啓辛酉翰林院編修劉鴻訓禮科給事中楊道
寅來頒　新皇帝登極改元詔壬戌監軍御史梁之
垣來頒令我國協同毛將恢復遼瀋勑崇禎丙子監
軍黃孫茂以獎諭我國事加一品服奉勑出來前時
王人之至我都輒館之于崇禮門內太平館曁壬辰
倭難館燬而並與數百年間天使之所吟揭者一無
存焉自是以後移處于小公主宅今所謂南別宮者

是也九公題咏在楣間者曾幾日月而皇華讌會之地遽變爲氊酪醜虜呼吸之所嗟乎尚忍言哉諸詩板亦從而撤藏於校書館者已百有餘年洪學士益三季友適因公赴芸閣得之於塵垢埋沒之中愾然興喟拂拭而摹搨間以示余余爲之摩挲十回自不禁太息而繼以涕也古人云皓天不復憂无疆也不知天意果將一朝悔禍而使我東復覩皇華盛儀否也謹書此而俟之

題沛筑散響後

我先君子之就學于三淵先生實在壬戌先生哭先

君詩所云北山重澤齋奇哉欝詞林晨昏洛誦樓揚
扢子長書者是也重澤洛誦俱先生齋樓名是時先
生之所設教盖將以鼓發風雅追蹤漢魏一洗後世
之膚陋而掉鞅直造于三百篇之後也是書之鈔實
在是時而先君及同門諸子字體一倣先生故及今
莫可識別其某某所書唯自第九張下段相逢行至
第十張上段親交在門二十行爲農巖先生所書云
紙頭批評之出於古註或先生所自爲今亦未可詳
而書面題以沛筑散響則盖亦先生筆也歲久紙獘
墨渝書面尤漫漶不可辨小子敢補起改粧而倩農

巖先生孫元行甫書其面如舊仍以付後之人俾寶藏而毋敢傷失云爾辛巳孟夏拓基謹書

題金剛帖後

先君子十八歲以甲子春同李公夢相徒步入金剛歷覽而歸此其唱酬詩也先君子手書一通以質于三淵先生先生手自點抹而第其一二於每篇之上又與農巖先生各為題跋以稱賞之其文俱載二先生集中今可考也篇首墨圈即先君所作而先君所自標也盖聞其時先君以李公委禽期迫不及徧看外山為恨今謹裝池為帖且付往返日錄於帖前以

貽子孫俾世世寶藏而勿之傷失後識所云約齋居
士郎農巖舊號云辛巳初夏拓基謹書

題王文榮告狀帖後

右　天朝人王文榮因事告狀于青松府府使推捉
被告與看證辨明虛實報監司决折成案者將一百
五十餘年而吾弟清甫守青松得之於蠹鼠塵垢中
裝池以示余噫壬辰之難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以
拯救之至今我人之食其土保其家室何莫非　聖
天子再造洪恩也當其時　天朝將士滿國中八年
不徒與我人親好無間凡大小訟爭又皆赴愬而聽

其是非如一家焉觀於是帖可知也嗟乎自己亥未及四紀而至甲申神京不守遂作腥膻之區遺黎化爲左袵荏苒之頃又已將再回甲而皓天無可復之期矣悲吟朱夫子明年太歲又涒灘之句爲之撫卷累欷者久之卷首所付鎖拿逃兵一紙所云監軍杜名潛庚辰進士己亥四月以協理兵備來莘游擊名國器武進士出身丁酉七月以游擊將軍來萬御史名世德號震澤辛未進士戊戌十一月代楊經理出來云

題先王考南城日錄後

嗚呼丙子之緼卽我國王亂後所初有也君臣上下同棲孤城者未五旬而竟不免城下之恥至今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當日廟算之乖謬而爲之扼腕裂眦不能自已者也我王考府君其時實以右史扈蹕長侍　黼座凡於奏對指揮之際中外文檄之間既皆諦視而謹書之間亦附以論斷已卽編入秘閣而藏其副於家者又將百有二十餘年深恐歲月愈久而紙墨愈渝謹使鉉子一依原本移書雖於鈌畫落字不敢妄有添續仍並原本置于家廟俾後人永寶守之勿泄勿失云爾歲癸未孟秋不肖孫拓

基謹識

謹題 東宮寶墨帖後

維我 東宮邸下玉質天成睿學夙就日開講筵親
近賓僚覩過之殷有如古所稱四友者時御翰墨以
賜之得之者藏弆以爲寶不翅若拱璧南球焉說書
臣彥鎬亦蒙恩賚間竊以示臣臣旣敬奉諦觀繼之
以歎曰嗚呼賊矣哉惟茲排畫之端勁結字之方嚴
度越古昔深有符於誠懸心正之喻況茲二十一字
實亦亞聖所以垂戒千古之爲人臣而今我 邸下
之括出於七篇之中以詔臣僚者盖謂必如是然後

方可盡於臣分而不如是則爲不恭爲不敬爲賊焉爾嗚呼 上之人苟以是責之於下則在下者孰敢不精白一心殫忠竭慮以對揚其萬一而又曷敢顧瞻趑趄以自陷於不恭不敬與賊也哉嗚呼凡厥在廷大小臣覽此帖其有不怵焉反顧瞿然自失則是眞無人心者願彥鎬其必益自勉自勵以毋負恩賚之意而亦以是告語僚友以相勗哉致仕臣俞拓基謹書

題李參判日躋壽域帖後

華岡李侍郎嘗令善畫者繪古之老而可傳自廣成

子以下凡數十事又求當世之老而文者各題數語於畫之上揔名之曰壽域帖吁壽域之說已備於王元之之文矣況今堯齡彌高舜化彌暢協氣滲漉舉一世咸囿於春臺之中則是帖之名以壽域意亦深矣惜乎以公之壽而不及入於耆社寧不爲知公者所深恨哉不佞幼而同里長而兄事今焉追題益覺老懷之增慽已矣歲柔兆閹茂之季秋月七十六歲老人俞拓基識

題鄭公光露墓誌後

端宗癸酉右相忠莊鄭公諱苯遘禍又未有子孫之

聞于世者已三百餘年矣長興鄭氏因事得二片燔誌於其九世祖諱光露墓始知其爲忠莊公之子初諱遠而禍未發自稱狂奴後又更之以光露伏匿以終身其字雖多缺其文猶隱約可見其事實因亦可徵噫誌之埋地中至今二百七十年而始出地上鄭氏之譜始以光露公爲始祖而其上則無所攷今乃得以上溯至六世系派昭然誠亦奇矣而今而後世方知忠莊之有子後孫之甚衆寧非天歟鄭上舍奎煥持示求余言不辭而書之丙戌南至月杞溪俞拓基識

跋

平陽朴先生彭年草書墨刻帖跋

平陽朴先生精忠大節炳烺今古實有與　皇明方正學諸君子異時而同其道者矣文章之高妙筆翰之遒逸在先生又奚啻餘事已哉禍變之酷宗祀幾絕片言隻字世無傳之者獨是帖爲後人所寶藏因得以刻石而行于世吁亦奇哉先生所書金陵古松詩一篇託意深切氣度凜然百代之下讀此詩而求之乎先生所樹立者其有不相似乎當時與先生同死者五人而旣皆無一塊肉獨朴氏能完卵於覆巢

之餘緜延益蕃豈非天也而抑亦有幸不幸之不相同歟世之人欲知先生者其尚觀於此乎嗚呼又豈特先生而已也雖取是詩而爲六先生贊亦可也吁可敬也歲乙未臘日之夜杞溪俞拓基謹書

杞溪俞氏舊譜跋

嗚呼此卽我俞氏之舊譜而實惟我王考大司憲府君按嶺藩時所刊者也歲月寖遠板本失所在前歲拓基承朝命猥叨是任旣視事數月有所識東萊人一日來謁言路阻雨留滯淸道之雲門山寺適見佛廡下有積置刻板者意或爲公之未見書搨數紙以

進余亟取而視之卽我譜也余於是蹶然驚歎曰有是哉是譜之刻迺在崇禎乙酉距今適已八十二歲而板本之失所在亦旣久矣今忽邂逅爲過客所睇而得之者已奇矣又不在他時而必在於小子繼祖武忝是藩之日者尤豈不絶奇異哉此殆有陰護而冥會之者夫豈偶然也哉嘗聞族祖郡守公諱秘
顯廟丙午涖清道郡辛亥刱于官無或是板之自是營移藏雲門寶在其時歟遂乃運置于杷溪之墳菴俾守僧永久藏護而畧記其顚末于下方旹 上之三年丁未季夏後孫通政大夫守慶尚道觀察使兼

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拓基謹識

從祖鳳洲公同庚會話圖跋

我伯祖鳳洲公以萬曆己亥降曁登朝約一代大夫士齊年者數十人春秋修禊事　仁祖甲申季冬淸使至公承命問禮于龍灣路由黃州迎慰使安公適同至而海西兵馬使閔公又方駐是州盖二公者皆公稧中人而且與之同閈素相善也於是相與言曰吾三人旣生同年居同里又同周旋於朝行者久矣今復以王事同會一處樽酒團欒復同續洛社稧飮誠奇且幸不可以無傳於今與後遂命工寫三公眞

于一幅綃而篆其上曰同庚會話圖列書三公官位姓名表德及科甲鄉貫于其下圖成而藏於安公者九十年而余適貶官于南陽南是安公之舊鄉也安公之庶曾孫載春來告余以是事仍又走京師求訪鳳洲公後人而歸是圖於是我再從兄廣基氏慨然興感改模爲簇而令余記其後余不敢辭謹識之如此以眎來者鳳洲公乙未下世官至觀察使追贈吏曹判書安閔兩公位不加進而壽則皆過之云壬戌榴夏謹書

金文平公 吉通 紅牌跋

戶曹判書金文平公早擢魁科歷事 英 顯 莊
光 昌 宣六朝策佐理勳爲盛世名臣學士大
夫至今誦之余嘗忝按海西行部至安岳郡館見公
觀風日詩板尚揭壁徘徊諷詠不能忘今公後孫判
校聖垕持示公登科時所受紅牌第一行書王旨二
字第二行書成均生員金吉通乙科第一人及第出
身者第三行書宣德七年四月十八日年月上安
朝鮮國王之印六字噫今距宣德七年壬子三百十
有五歲之間屢經兵燹公私文物殆蕩然無所餘而
是牌者獨能爲後人保守不失已奇矣況國家章式

古今同異之際因亦有可見者經國大典始成於宣德壬子後三十七年成化己丑之歲而文武科紅牌式有曰敎旨某官某文武科甲乙丙科第幾人及第出身者意者　本朝規制至大典之成而一切釐正前之書王旨者後改以敎旨前之壯元稱乙科第一人而後改以甲科前則不言文武但稱乙丙丁科而後乃分稱文武科者斯可驗矣且近例生員進士在世時戶籍試券俱不加成均二字至死後方書之而此則獨否疑亦後俗中改而非國制也又唯　朝鮮國王之印六字實　大明讓皇帝之鑄錫於我　恭

定王嗣位初者竊計　祖宗朝凡於科擧除拜之際必用是寶則卽其竱心事大之義今猶可以追想而又焉知是寶不能與我國共垂无疆而忽値丙丁之難失落氈酪之鄕秪今百載之下摩挲故紙求一復玩其制揲而無由得也余於是重爲之感歎累欷而書其後如此以塞判校君之請云爾崇禎紀元後再丙寅閏月上澣杞溪俞拓基題

柳氏所藏程副摠繡帨帖跋

程公繡帨之贈柳氏世藏之實諸敍述已備矣程公以崇禎癸酉衘委東來而其任則安島衆聯屬國留

連經歲乃歸歸纔數年而還流賊立憧我邦又不免
丁丑之難皇華之來我東東人之與王人交際亦止
於是矣錢牧齋所云天傾地仄八表分崩高句麗久
不作同文夢摩挲此本潸然隕涕者眞先獲語也嗚
呼欷矣

雜著

謹賡御製鳩杖銘韻

臘月念間尚方造進鳩杖　御製杖銘以下
仍命大臣及承旨玉堂賡進越一日又命備
堂及會經文任會經玉署長者社堂上編次

人一體製進下吏持示令當日製進方在眩
倒中而不敢言病卒潦草以進後聞或有
二日三日後方始書納者云恨未能從容搆
思追成一本

后德格天寶齡啓耋御茲鳩杖輿居以節制取樸素
工謝雕琢依仁立禮焉往匪學無偏無側王道是燭
造次操舍臨履屬屬殷盤周几儷嫩簡冊臣拜稽首
敢諷晨夕

尹紀叔 紀宗 五子名字說

友人尹紀叔有丈夫子五人嘗要余以命其名與字

余應之曰尹故坡平之大姓也紀叔之先自勝國及乎　本朝名德閥閱爲東方甲乙族者垂八百年近數代稍不振而紀叔結髮學爲功令家言甫踰冠已蔚有聲譽謂一第可朝暮取如摘髭而至白首猶坎坷無所成識者之疑於天久矣乃有五男子競爽出頭角如芝蘭爭秀球琳交輝而紀叔便懶意塲屋忍飢高臥教之以經史日有進益其將詘於身而伸於後歟其必食其不食如畊而穫而嚮之疑之者方可以信矣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請名其長曰慶復而字之曰伯心夫既復矣宜

日增而无疆然又不可不謙以將之故名其次曰慶益而字之曰仲謙既復而益矣又宜恒宜久而不已也故名其次曰慶恒而字之曰叔久恒久而已而不日進則退矣不日新則敝矣故名其次曰慶晉而字之曰季新晉而新之則尤宜有以順其德故名其次曰慶升而字之曰稚順嗟乎復乎爾其敬慎乎不遠復以終身而罔有頻復也哉益乎爾其服膺乎見善遷有過改而切戒夫立心之勿恒也哉恒乎爾其存心乎立不易方而無或承不恒之羞也哉晉乎爾必勉勉乎昭明德而日日新无或蹈於不中不正也哉

升乎爾其積小高大而惕若乎冥升也哉其以慶而
加于上者從其序也且以尹氏之世其積久矣宜至
是而發其慶也尹氏之子其各僶焉孳孳入而孝於
家出則忠於國以毋忝爾先德遺慶也哉

雜識

譯官金弘祉年老至崇資有識見善幹事壬辰年間
穆克登以看審白頭山地形事出來北邊弘祉隨伴
使以行穆致書於　上書面自稱欽差大人朝廷怒
其驕蹇無禮不受而還之使譯人論折之伴使以下
皆憂恐不知所爲欲還傳則穆必大怒生釁可慮欲

不傳則朝議方峻弘祉請自當遂入見穆閒話問問曰天之下地之上果誰爲至尊至高無可比匹者乎穆對曰唯天子爲能尊高無匹弘祉曰老爺言誠是小的不習書史不識義理而亦粗有聞焉夫以天子之尊其自稱曰寡德之人者誠何故哉豈不以謙謙自損爲盛德事歟今聞老爺致書於吾　國王而自稱曰欽差大人云自小邦稱仰曰欽差曰大人則誠是也老爺之自稱大人得無有乖於古聖人自稱寡人之義耶穆蹶然起瞿然稱謝曰快取原書來微爾言吾幾大錯遂改書以上人咸歎其應事敏而語言

中欽自是穆禮遇頓別及歸請修葺察院移准方物皆弘祉之力也後弘祉隨節使至燕穆輒來見款款臨歸送別於城外云其取重如此

數年前中聖與爲漢學兼教授時考試院生出一聯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院生皆不知所指未有能善對者余聞之叩其出處聖與曰昔者澤堂掌試賦題有蚊蚋事一舉人試券云櫻桃重而飽去柳絮輕而飢來澤堂以爲杜撰而黜之後語其事于谿谷谿谷曰此是古人詠蚊詩主司之詘也誤矣澤堂頗有憮然之色云余曰吾與兄固不足云若澤堂之博

雅猶見譏於谿谷而兄乃以試彼蒙魯之譯學生不亦太苛峻乎仍與一噱今日偶見宋人所著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何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况其大者乎余於是始詳其出處卽以書報於聖與想聖與亦必豁然也

古人云惟儉可以助廉眞格言也人道之禍固非一二而其中最大者無過於奢侈吾家素寒素無與貴

戚勢家連姻者及余仕于朝始得因事訪謁公卿歷數數十人盖未有所居湫隘不能旋馬者其不新搆華壯者亦無幾耳曾未十年禍敗不旋踵其中稍輕者亦不免流竄未知居其室曾幾日月想其人始初營搆必將擬老於斯傳諸後人而其能如是者絕無一焉詎不戒哉

余家宗家在鍮店洞今爲再從姪彥璧所守內舍不滿二十間外舍只溫堗一間半凉軒一間半而低矮隘陋自今視之雖寒士之稍有衣食者必不肯處而其時曾王考年過七旬位至關東方伯王考曾任嶺

藩見居亞卿伯祖亦經湖南伯先輩挽誄艷稱一門三觀察之盛三位府君共居一堂而其軒宇之庳狹如此至今人或過之輒以爲美譚此自是吾家家法吾家始纔容膝及後移卜取便於與伯從兄作鄰不免稍廣外軒內屋雖不甚濶大而制様頗似宏崇吾每一思之不覺有忝先之懼他日或蒙恩宥歸決當移就僻洞減其規制以少贖前愆且以語吾子孫世遵而毋敢墜爾

擇交要當以重厚誠慤爲先與其交妄人寧友惡人一於惡則害猶不甚大妄人之禍有不可勝言

好施與喜談說能幹辦競馳逐或失其道流於誕妄
愼交游不好藏否不妄取予守法謹事或失之偏漸
入於客固別此者惟識乎
與人言不徒一一自點檢而已亦必一一點檢人所
言取前後合同異而觀之要可以得其人之誠僞虛
實矣
世衰矣差一步動獲咎累身其可不愼也哉無其實
而好高談自以爲脫畧形骸不拘小節使浮氣以駕
人者不徒不可以結交決不可以識面目近門庭
人寧不卞菽麥不宜大言不忌寧持身如蛆不宜自

高自伐馬謖之過於人猶以言過其實終殺其身況
今之人哉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我與人無我求人寧人取我
無我取人寧嗜酒好色無射利殖貨
肅廟己巳春將有大進退時象洶洶其日崔領相錫
鼎以吏曹參判赴政廳　上下敎令今日政　元子
外家三代並追贈議政時　景廟新爲元子而外祖
卽故譯官張炯也洪判書受濾時以銓郎參政抗言
國朝故例追贈三代以次有差　元子外祖旣贈
議政則曾祖可贈贊成高祖可贈參贊決不可混施

無別崔相不得已如其言啓稟則命勿差等一體同贈洪公又言 上敎只令贈議政而已則不必並贈領議政外曾祖宜贈左議政外高祖宜贈右議政畧示分等之意崔相亦從之至老每說其時事曰洪君澤誠難及稱道不已云君澤洪公字也李松禾元坤乃崔相婦黨故親聞而言之如此

余嘗赴槐院褒貶坐於議政府憩蓮堂閔左相鎭遠以戶判兼槐院提調亦來同憩盖亦會經檢詳先生故也余於談次問已巳以後自外人覩之必邈然絕望於陽復矣未知大監則或有見得於兆眹者否閔

公曰吾輩亦豈有別見得哉但自辛未壬申間杭數以食物送來請進於　仁顯后吾輩每以雖進而不肯受之意回答而還送之及至甲戌後思之始覺杭必有所聞見而乃爲此獻忠之色也

水原申震說卽寒竹申公之客也最親於李昌寧碩亨每言己卯榜方出李公見李聖輝姓名忽大驚曰此榜其果無事乎坐有數客且驚且恠謂此人負士望何妄言乃爾李公掉頭云其人必是作賊相此榜決無無事之理俄而朴弼渭之名又至又大驚云此人亦如聖輝此榜必生某事坐客頗疑其妄不久果

驗如神云

孝廟臨筵嘗問朝臣可用者於鄭相太和鄭相歷舉某某以對而李忠貞尙眞時以小官亦與焉未幾元相斗杓以兵判備酒肴携妓樂饗鄭相李公以臺諫疏陳時事仍劾元公並論鄭相之不能却鄭相以詩寄李公其詩曰公暇聊開酒一尊小軒新月喚梨園大官未必無豪興末路誰知有直言白簡摠論當世事黃扉便覺此身尊進賢受賞吾何望惟願同寅報聖君所謂進賢受賞吾何望即指筵中薦公事也其視近世人少遭非斥終身憾恨者氣象果如何也李

從叔字夏誦傳之

丁卯間尼山門徒羅良佐等稱以爲師卞誣上疏誣辱尤菴無不至尤菴門人韓府尹聖輔諸人亦上疏對卞尤菴痛門墻之生變慨世道之分裂達夜咳喘不成寐李判書秀彦適侍宿起坐問曰尹拯雖絶先生先生何爲過自憂歎以犯傷生之戒乎尤菴答曰拯之絶我不過小事而因此一段輾轉層激將不免有流血千里之禍此豈細慮也哉李公曰先生之慮過矣彼拯也不過敗倫底一物耳擧世將擯不與於士類矣何禍之有尤菴曰吾雖不及見令其第觀之

其後三四十年間士禍連仍至辛壬而極矣尤菴之言至是益驗云

己巳六月尤菴就拿至井邑受後命訃至京士友會哭于外南山下設位處李執義箕洪以尤菴門人主之謂士友曰吾先生盛德今日尤可以大見矣宋進士徵殷以甲子年爲尹拯手發通文之人俄者來哭而去始知本然之性有不可誣而吾先生盛德尤可以大見矣坐中亦有爲少論者皆曰此士禍也安得不然云尹丈泰來亦同坐親聞而傳之其子紀宗言之

太學齋任必以過數榜之名進士擇差故例然也洪監司得禹一日往拜尤菴適多客先爲辭去去後尤菴謂坐客曰如洪進士者尙不爲齋任可異也一士人對曰姑未過數榜故未及爲矣尤菴曰此等名流何可待榜限乎不多日果差齋任李判書殷相適是日在坐親聞尤菴語歸傳于家其胤李都正光朝聞而傳于尹生紀宗云

遺戒

吾蔑有才德再玷匪據雖俱値時事艱棘之會不免冒承而久不及十朔近才半年輒致僨退追思愧惕

無以自措銘旌題主表刻只書領樞致仕而議政二字决不宜書以遵吾素意李判書眞望銘旌只書以知中樞府事兼賓客寒泉李台銘旌亦書以參贊知經筵賓客而文衡氷衡則俱闕之盖不安於三館淸華故耳吾之議政旣不敢自居以行公亦何安冒稱乎大臣崇資誠欲併不書而恐近打乖故已之

謚者古有褒貶而後世有褒而無貶私意又大行雖美謚不足貴且人或遺戒勿請而後孫要他人陳白得旨尤爲不可也

無功業可以示後求人溢譽已可恥況致位至此了

無毫分報效尤宜自貶以志愧只以短表刻自述且用自識燔埋壙南宜矣

棺材雖已有所置或自朝家有恩賜則宜用之以承德意不當分優劣用捨也

玄纁家先已有所行故事且曾受 東朝所賜紅綃裁成四端擬用於吾內外身後之玄纁蓋不唯其色品合於先所用又是恩賜則用之於附棺尤合於宰夫贈之古義故也（一半改染黑色以置）

衣衾之屬皆是瀋行時所備時甚紛撓又牽諸議不免多用唐織雖曰無紋亦甚僭侈曾聞鄭知事載岳

家不貧多男子位高而過大耋月制專以木緜洪參
判錫輔世稱巨富纔經箕藩而病時備壽服盡是緜
紬云以吾而思二公實極愧汗已備者雖不得不用
而此後子孫以我爲戒雖官高家饒章服外切勿用
唐織婦人則上服衣裳或畧用輕光方紬之屬而亦
專於緜紬其外綾緞之類切無得生意苟其貧窶則
勿論內外喪如鄭公故事用木緜極可與其不量力
效侈俗身未冷而債主臨門蕩盡家業不能保存貽
辱於亾親爲笑於鄉鄰曷若只取掩形及期歛葬之
爲愈乎送死旣令如是則婦女之敢衣綾緞紋繡之

服者新婦初見外勿令謁廟

我伯父喪時仲父及先君俱年弱從叔父監役府君主治喪以爲年少儒生之喪不當用紬帛衣服專取木緜其時家計不甚窘伯母又甚難之而終不撓云此又可以監法處也

漆棺無過五度子孫官通政以上漆五度通訓以下漆三度儒士則漆二度(貧甚則松烟亦可)塗棺用紬儒士用壯紙或青紙近多不塗亦可行

朝奠果一器菜或脯一器而夕則只奠果官卑與力不足者朝夕但用果一器

祭餅頤菴令高不過二寸喪祭則一寸今擬虞卒哭祔練祥禫粘白米赤豆合無過一斗他如朔望兩色米豆合無過六升所謂上只餅山糝造樂之類並代以團子亦可蜜果係是膏煎雖違古禮國俗旣襯以上品家先亦自前用之今倣頤菴說三虞卒哭祔練祥禫用眞末三升造果而此亦力不足則勿爲朔望節日則勿用之士喪則無朢奠禮也他祭亦不可用蜜果朔望節日果二品湯一器炙二串官卑則稍減之

挽誄之送紙求於人停廢已久後亦永以爲式

國俗大官葬必用小方牀必設曲墻莎臺石長明燈沿襲已久但小方牀徒爲觀美無益於運柩而治道

之際勞民力害民田亦甚如吾者生旣無分寸爲惠
於民尤何敢爲此只用恒例喪轝或近太簡則用九
井紼堅縛座板爲可曲墻莎臺石無實用而有損於
墓莎長明燈出於釋敎此三事本不必爲又或値南
北外寇則認作厚葬易被發掘尤不可爲
灰隔之制在前年少只築四面及上而地板下則用
乾灰若干追思之懍悚早晩如得遷奉考妣則固欲
同槨而且築三物泥灰限五寸於下如四面子孫須
悉此意自今以後上面限金井堅築後仍排灰甎刻
字如家先已事四面各限五寸下面五寸或四寸隨

地形堅築泥灰而外棺則自吾身除之先塋如或遷
窆則依前用槨葬地在岡阜則穴雖稍深無妨若窩
鉗穴則深穿必致水不可不慮勿論岡阜與窩鉗溝
道則尤不可不修地灰上穿七星穴極可笑決不可
爲

莎臺雖不可爲而若依丹巖相公家所行以細石四
片廣可一尺許長可三尺者畧磨而深刻某官姓名
墓某封某貫某氏祔等數十大字列排於天灰外四
方而上覆以土厚築成墳則年代旣遠香火旣絶樵
牧不禁塋域壍圮之後是石者出則亦可知爲某人

墓矣功力則比莎臺大不及而微後之圖似過之若
有事力可爲此則先考妣墓亦宜一體刻排
祭莫重於時享而忌祀次之墓祭又次之世俗歸重
忌祀而歇於時享雖官不卑家不窶者亦多不行甚
非所宜如果貧甚則只以飯羹時物行之如澤堂說
可矣石魚一尾菜蔬數器行之如重峰愼齋亦宜矣
墓祭之一年四行雖由國俗而丘墓或遠子孫或單
弱則誠所難便且正朝端午祭饌之凍敗亦可慮寒
食秋夕如前備行正朝端午只以酒果脯醢依要訣
儀且不祭山神自前已如是行之而若依張程朱三

賢所已行寒食及十月朔日行墓祭而正朝端午秋夕則以俗節薦於廟終似得禮每欲釐改而不但國俗流來已久家先亦莫之通變故至今因循早晚子孫與宗家相議從古禮行之則無妨（子孫或官高家饒則時祭可以增豐而忌墓祭不必加）

時祭以無定日易致差池依司馬公及朱子說用二分二至而或值大不得已事故可以進退於或丁或亥或季月而不可以過時不行

時祭春秋餅每床白粘米赤豆合無過一斗五升果六品湯四器炙五串魚肉用膾（魚如難得則代以蒸蟹亦可）他如

飯羹麵蔬菜脯醢一依家先已行蜜果亦無過三升

而與正果同入六品中力不足則除蜜果只散子蓼花果之屬亦可夏冬

則除蜜果餠無過一斗果四品湯二器炙三串他與

春秋同

忌祭亦與夏冬時享品色一同忌祭家供自前不爲而臨葬子孫之致奠亦所不禁然而饌品除飯羹蔬菜一依冬夏時祭例毋令有加但長子婦不可爲如無長子婦則長孫婦亦不可爲

春秋墓祭亦與忌祭同春秋山神祭亦如之魚肉則並勿設

朔望果一楪望日亦設酒

節日正朝餠湯饅頭湯各一器果四器脯醢湯二器

炙三串 端午蒸餠或栢引餠一器昌麵一器果脯
醢湯炙同正朝 上元藥飯 三三松餠 流頭日
水團 七夕霜花 重九菊糕（菊未開代他餠）各其時物外
只果二器湯一器或炙二串 冬至應行時祭兼豆
粥或時祭有故退行則豆粥外果品湯炙並與上元
以下諸節日同
薦新大麥 稻米並作飯例具脯醢蔬菜外湯一器
炙二串 小麥以末作軟餠 稷粟米交稻米作飯
瓜 真瓜 西瓜 杏 櫻桃 柰 棗 梨 栗
柿 生石魚 葦魚 銀魚 青魚 白魚 魚果

各種或值時祀節日朔望則同設麥稻可作飯者雖未相值別薦亦可

要訣云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不可行但後世聞喪與持服視古差異今若依要訣期大功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畧行依頣菴說小功以下喪而祭隔一二日則行祭後奔往似宜

俗多拘忌臨祭前或婢僕分產於廊底猫犬生雛於墻下或奴僕乍過喪家門巷而輒以爲犯染或鄰有痘疹而廢焚香哭泣此皆淺陋婦女惑信巫卜之致爲家長者切不可一毫動心其說備載於頣菴所論

此不復贅或家有產故則勿論上下只分娩三日內出入產室之人切勿近身於備祭饌之處痘疹亦係瘡疾亦但救病者勿與祭物措辦之事而已其說亦在南溪禮說

近來遠近山峽日就童濯材木甚艱人死後覓一棺將必難矣附板而用之旣有已亥甲辰國家故事且聞李姓士夫曾寓永平貧而遭艱附板爲棺數十年後登第爲外任備好板將改棺而移葬及破墓棺木無少傷附合處泯然無絲髮痕仍遂不改所聞甚的非虛尤菴喪亦用附板六十年後遷葬亦無少罅云

與其用全板而多白邊無寧預求無病之狹板從容連幅以用之爲可

山地日窄殆將有古人塚上今人葬之慮況地眼之多無如近日孰從而卞其優劣高下乎又況地眼輩動稱大地大地豈如彼多多而又可以人人皆得乎地家書充棟溢宇而開卷第一義無過於福人逢吉地五字其所謂福人者必須積德累世方可承當如以財力權勢可得大地則自古卿相家必世世出卿相不容他人厠跡此豈理也哉十數年求山之餘靜而思之不如占得一處稍穩地以爲安厝計而所謂

大地勿生妄想宜矣芝山氣勢圖局終非可棄雖云未盡脫煞亦云水稍弱而較看於車山則未脫煞與水弱非所可疵前頭如得懸勝處則可以遷奉而不然則終似未易勿論遷奉與否凡爲我子孫者切勿遠求客地就其山局內近可處祔葬而如果山盡則各就舊山四方近地求得遠不過十五里足可以半日內兼行節祀之地愼勿惑信風水輕離族山至可廣州宮村之李氏山積城湘水之洪氏山可以爲法昏姻之際先觀門地及人品而貧富則切勿較計至如宗班駙馬及近戚武將勲臣家自先代至今一未

有結姻事盖以門戸寒素避遠權勢自是家法而然也凡我子孫切須惕念毋負吾言永世遵守如有難可違拒處則舉先訓爲辭可矣

大小科名人所艷羡持之以損約猶懼不勝況可以張大之乎後孫雖有中大小科者切勿爲倡優鼓樂之習又勿設宴會近俗有科慶者又多招聚娼妓酣酗淫褻尤可駭

私門屠牛旣係邦禁矧又畜之大者無如牛而服勤於民生本業又無如牛其可以任意宰殺乎勿論昏姻壽宴祭祀子孫中如有私自殺牛者勿令謁廟昔

余爲戸判時因朝家錫類恩賚設壽宴而小犢亦不敢宰許多所用令盡沽於懸房人豈可慳小費而犯邦禁宰大畜莫之憚乎

放債取息近世中外莫大之弊爲害於窮民又無甚於此者而外方各官或因用度不敷支費多門因循不改者固無論私家有錢穀者輒事取息或稱以長利或計朔徵息質當衣物侵虐辱罵甚至於毆打無忌致成訟獄者亦多有之此後子孫婦女中或犯放錢債給穀利二條者勿令謁廟衆擯之勿齒於族

巫覡之害小則亂家大則取禍思之懍然子孫婦女

中或令婢僕往來相交或招致門庭或使作神祀者重則告于宗子及尊長而黜之輕亦勿令謁廟盲卜之屬亦只可令推擇日子决不當招入中門之內又不當信妄言誦經如有犯此者亦勿令謁廟

升斗權衡之屬所宜一其大小輕重爲家長者時加檢察切勿令大入而小出輕買而重賣如有犯者陰譴可畏

季世交游不可不十倍詳愼其中多客氣好大言喜毁譽者尤不當親厚

爲學規模與讀書作文法程熟看澤堂集所論遵依

而行之則庶乎其不差矣

國俗分財之規男女無甚差別之故忌墓兩祭諸子孫皆輪行雖出嫁女之代遠者一例行之大家世族率皆如是曾玄繁盛之家或有十餘年而一行者矣及至我伯從氏長成有室分貳田民之際從氏以爲有宗孫而輪行祭祀則安用宗孫爲也其言誠正大有理不可强拂故仲父及先君相議除出奉祀條田民視國典有加而仍罷輪行之規故祖考妣忌祭墓祭獨不輪行而宗家專當高曾祖考妣忌祭則如前輪行及至親盡而祧奉於最長房然後始自長房專

當而墓祭則俱自墓田備行此亦後承之不可不知
者而此後吾家亦如是行之永罷輪設之規宜矣

知守齋集卷之十五

跋

右俞文翼知守先生之遺集也先生與我文正先祖托以心契凡朝廷大事居官進退之道靡不商議而就正余嘗聞兩家傳誦恒所欽歎而尊慕者也先生後孫今箕尹致益甫方擬遺集鋟梓以余爲文正後請跋文余雖老且病不文義不敢辭嗚呼先生命世之賢輔也幼時受學於圃陰金公金公深加奬勉待以國器先生際　元陵盛會紳笏朝端德望隆重其所責難於君者一以堯舜爲準經濟之畧啓沃之術光明俊偉至今赫赫照人耳目至若辛壬大臣之伸

寃也筵奏劄陳剴切懇惻繼又請雪羣枉屢被譴責
而不少悔終能感回 天心使一國大義理既晦而
復明猗歟盛哉且況奉使瀋陽事涉叵測及其專對
善辭明辨遂得無事而復命亦可謂勳勞之大也然
則斯集也雖不足爲先生重輕是固德性所發精神
所萃者焉則後之欲知先生者舍此奚以哉今其孫
刊布一世以爲壽傳其亦賢矣金相公弁卷之文既
詳且盡顧以淺陋何敢更贅畧撮立朝大節盥手而
書之如此云

戊寅季春前任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同知

成均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世子左賓
客三州李 埈謹跋
我五代祖考知守齋府君當 肅 英之際消長進
退士大夫恃而無恐國史野乘昭有揭載不肖何敢
一辭贊顧遺集剞劂之役寥寥焉無聞且百十年若
一朝泯逸而無傳士林之恥而不肖懼焉苟於廩暇
畧用活字印詩凡一篇文凡十四篇合爲八卷事會
之至不可把玩而眼前氣力苦不加也則視全稿三
之一而遺其二姑且謄寫而藏之以俟後世子孫嗚
呼此我父我祖未卒之志也先德日遠遺緒易墜小

子之痛有餘涯也時戊寅春季不肖後孫致益謹識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八